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194

癸巳類稿三　　黟俞正燮理初著

征商論

孟子言古之爲市有司者治之有賤丈夫罔市利始征商謂仁政本不征商商君則言重賦抑末墾令篇云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惕之心外內篇云末事不禁則伎巧之人利市租太重則民不得無田食貴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伎巧而事地利矣校商賈民之正業易稱先王通商賈書言虞夏使民懋遷有無化居周酒誥言牽車服賈養父母可以樂飲建國若鄭不侵其業不得以爲賤又斥之爲末戰國士無恒產乃始發憤詈富人戰國策魯仲連云商賈之行不忍

爲又有商君之策皆所謂橫議疾貧妒富亦其識之未宏也周
時太宰九職商賈阜通貨賄閭師任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其
征商也經入則九賦有關市山澤幣餘司門征其貨賄廛人斂
紱總質廛罰之布布其無邸肆立持則肆長斂其總布又泉府
有市之征布其經出則大府職以待膳服喪紀賜予廛入布入
膳府至凶荒札喪則司市云市無征司關云國凶札則無關門
之征譬農凶歲不取盈也孟子乃謂仁政闕譏而不征市又不
廛不征或由不悉周法後人自經書不能讀折衷至當分持孟
子商君之說或曰抑末反本天理爛熟使天理仁
政或曰抑末反本天理爛熟使天理仁
政兩者不能並立四民皆王者之人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
之間不應商賈獨以仁政不事君專以征科苛責農民上下相
接以義商賈若是末則聖王循天理不得因末爲利若云重征
以抑末則何如禁絕之乃反誘而征之哉楚漢兵爭農廢財在
商賈漢雜用王霸欲商賈輸財不得其名直曰困辱之而已至
桑宏羊竊商君之說始飾其辭曰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
本而萬物不得騰躍鄭康成注關市山澤幣餘之賦云皆末作
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夫聖人仁政固征農矣仁政獨不宜
授田課植農桑而不征歟農豈亦末作罔利當征之使反本循
天理凍餒歟然則不征商非仁政征商非抑末也夫征商與征
農其義一也

周官庶子義

周官庶子非諸子也天官宮伯職云王宮士庶子外饗職酒正

職云饗士庶子夏官司士職云辨卿大夫士庶子之數秋官象胥職云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次事庶子庶子在士下也夏官大僕職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庶子在僕下也秋官掌客職云王巡狩國君致從者公眡上公卿眡侯伯大夫眡子男士眡諸侯卿庶子眡諸侯大夫庶子從王禮在士從王下也朝大夫序官云每國庶子八人都則四人其官列在士府史下也象胥言王之大事必自國都月之其庶子必國都朝大夫之庶子在府史下者儀禮燕禮大射儀禮有庶子執燭阼階上大射儀獲者執鷹庶子執俎從之設於乏南與服不氏徒四人等至夏官諸子則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注云或曰庶子此鄭氏用文王世子及燕義葢諸子庶子名同而事異文王世子之庶子及後世太子王侯庶子官與夏官諸子通此一庶子也諸子庶子可名官者如五代小底都指揮不得謂凡小底皆是都指揮也燕禮大射儀之庶子與周官凡所正名庶子者同此又一庶子也燕義但見庶子之名漫衍博引乃漢世俗儒之義不足據管子戒篇云中婦諸子亦言女使賤役新序雜事五云胡亥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間見之者莫不太息是諸子先食而侍饗爲近侍小臣或亦名諸子與諸子官無涉作燕義者誤牽合之耳韓非子內儲說上云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又云卜皮爲縣令使少庶子佯愛於御史內儲說下云濟陽君有少庶子不見知又云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

炙國策云秦王庶子蒙嘉呂不韋庶子甘羅韓太子庶子彊此
漢人所謂童騎梁書沈瑀傳所謂縣僮五代遼金元人所謂孩
兒班寢殿小底著戶郎君及諸王以下祗候小底明所謂門子
今所謂小茶房乃周官儀禮之正名庶子也史記扁鵲列傳云
虢門下中庶子蓋典謁者士大夫家育之與官都司馬云掌都
之士庶子戒令家司馬亦如之則都有庶子如卜皮之庶子是
也家有庶子如呂不韋之庶子是也史記商君列傳云魏人爲
魏相公叔痤中庶子亦家臣也索隱引夏官諸子文王世子二
文證之如此則周天子官何得云公叔痤中庶子也

玉府王齊食玉義

周官玉府云掌共王之服玉王齊則共食玉注云玉陽精之純

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曰王齊則食玉屑太平御覽引吳普
本草云玉泉一名玉屑神農岐伯雷公甘山海經西山經云崋
山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享書洪範云
惟辟玉食臣無有玉食三輔黃圖云武帝銅槃玉杯承露和玉
屑服之以求仙道是神農黃帝至夏至周至漢皆食玉也古人
又食桂今不食玉不食桂不得以今疑古西山經注引河圖玉
版云少室山有白玉膏一服卽仙抱朴子金丹篇云朱草汁如
血以玉投之立便可丸如泥久則成水名爲玉醴仙藥篇引玉
經云玉可烏米酒地榆酒化之爲水蔥漿消之爲飴又餌以爲
丸燒以爲粉當得璞玉不可用已成之器反傷人也齊民要術
亦引神仙服食經云地榆名玉札言化玉也蓋食玉之法如此

魏書李子預傳云子預養古人餐玉之法採訪藍田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而世事寢食不廢乃無效此子預陋言也食玉無禁世事寢食之說子預所以無效者犯已成器一也不知玉屑是玉泉而椎玉成屑二也古聖人非求仙效但禦水氣於養身有益亦不必定拒絕也

周鄉遂田制義

小司徒經土地井牧其田野以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注云此謂制都鄙也采地制井田其法異於鄉遂重立國也立國出車以四起數周之大法鄉遂用貢都鄙用助鄭讀書熟故能分析言之俗儒讀書不能記得此失彼讀鄭注亦不熟偏指一二句論之遂以不狂爲狂按漢書刑法志古一同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大率三分去一鄉遂都邑之畎遂溝洫澮川占地卽在其一之中遂人匠人一以夫計一以井計事本不同制無緣合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田家三百畝此助制也遂人言上地田百畝萊二百畝大司馬言賦地上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大司馬言賦地上地食三之二中地食半下地食三之一與遂人同此貢法也周官貢不爲井後人欲以己意井之遂改說周官使不可通遂人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匠人言一耦有畛田首謂遂井間謂溝成間謂洫同閒謂澮達於川遂人十夫千畝長百畝卽有溝匠人井九百畝長三十畝卽有溝

以此推之洫澮皆異遂人所治鄉遂公邑遂師所謂經牧貢法也匠人所治都鄙采邑小司徒所謂井牧助法也助法面以三貢法面以十采邑以井言則爲里爲夫三之屋不能爲十夫也井自成井形不能更用他法積算陳祥道鄭樵謂遂人匠人之制無不合者不識數矣

溝洫占地解

周畛廣一尺路亦一尺去二尺也遂廣二尺徑容牛馬二尺去四尺也溝廣四尺畛容大車六尺去一丈也洫八尺塗容一軌八尺去十六尺也澮二尋道容二軌去三十二尺也田以六尺步計則畝積三千六百尺畛占千二百尺百畝九十九畛畛畝共積四十七萬八千八百尺面徑六百九十九尺田以八尺步計則畝積六千四百尺畛占千六百尺百畝九十九畛畛畝共積七十九萬八千四百尺面徑八百九十九尺蓋六尺步則畛於畝三分增一於地爲四分去一八尺步則畛於畝四分增一於地爲五分去一於地爲費其遂至澮則不費也以遂人夫間遂十夫溝百夫洫千夫澮萬夫川言之方萬夫爲萬萬夫百萬畝中有十八澮三百二十四洫五千八百三十二溝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遂以匠人田首遂井間溝成間洫同間澮言之方百里爲九萬夫九百萬畝中有十八洫三百二十四溝五千八百三十二遂蓋貢法千步至溝萬步至洫十萬步至澮助法三百步至溝三千步至洫三萬步至澮此其必不能合者而陳祥道鄭樵曾不省覽經文遂人匠人二法謂可圖而合非雅言

也蓋計地有四法一匠人八尺步法一匠人六尺步法一遂人六尺步法一遂人六尺步法舉其一則三隅可推今以遂人六尺步計之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遂達於溝交錯互足長七千八尺遂相經九遂三十六尺此互取止取其半也故以十八尺人積實長七千二百六十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二溝達於洫交錯互足長七萬三百五尺溝相經九溝九十尺此取四十五尺人積實長七萬三千五百七十二尺洫相經九洫二百八十八尺此取百四十四尺人積實長七百三萬六千五百八十四尺洫相經九洫二百八十八尺此取百四十四尺人積實長七百二萬七千一百四十八尺也十萬七千二百四十八

爲圖以著其非此之爲圖與陳祥道鄭樵何異

鄉興賢能論

周時鄉大夫三年比於鄉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出使長之用爲伍長也興能者入使治之用爲鄉吏也其用之止此王制推而廣之升諸司馬曰進士焉止矣諸侯貢士於王以爲士焉止矣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與共開國之人及其子孫也慮其不能賢不足共治則選國子教之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諸鄉興賢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選舉也選舉使鄉主之鄉大夫以近畿秩尊非近畿者鄉吏主之非大夫也所以用之也小故主之者不必尊人亦習知其分之不可越也故孔子仕委吏乘田其弟子俱作大夫家臣禮賤家臣謂之爲僕者漢抑諸侯王法非周法也周法則誠不善也荀子王制云王公大人之子孫不能禮義則歸之于庶人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徒設此義不能行也周單公用爵（左傳昭公七年）定公用遠人（定公二年）皆被殺齊能用管敬仲甯戚秦能用由余百里奚楚能用觀丁父彭仲爽善矣戰國因之招延游談之士夫古人身經百戰而得世官而以游談之士加之不服也立賢無方則古者繼世之君又不敢得罪於巨室也夫欲善爲變者必假聖人以定衆志孔子仕魯游至司寇而不與大國三卿之列董仲舒云天欲魯以孔子代三家災兩觀桓僖宮亳社以示之意公羊經師說也魯卒不悟天亦無如之何也漢時以經說爲大愚而科目之立亦當其時繼世之君立賢無方者仲舒啟之也

漢立國久豪族多後漢不用功臣亦不能革豪族魏之立九品中正也上品無世族法如是非弊也周人安之而後人不能安者所以用之者不同則覩覩者多也九品所定沿至於唐自漢至唐科目多矣大權美仕俱在豪族任豪族而以功臣子弟閥之議選舉者徒毛舉細故而無敢昌言奪世家豪族之權者奪世家豪族之權事必有不忍言者非君子之所爲也然而毛舉細故又無益於事也夫不能善變者必以不善變之肆行屠殺奪世家豪族之權以啟選舉之途者朱温也宋初無豪族則不必用功臣閥之又鑒於曹魏至陳宇文周至郭周之遞篡也則並不用功臣合天下之人一切考試而登用之而重其侍從官之蔭其制出於藉朱梁之勢以盡反乎太古之所

爲說者引唐事以況宋已爲不達況引周事以繩明選舉經義益荒援據失誼矣然則宋已後亦有豪族能安之而古人不能安何也古習爲固有今不敢冀其所無也周用功臣魏後必兼用豪族者何也書多士篇殷族言湯用夏族迪簡王庭而周不然多方篇周公許殷邑胥伯大小多正以有服在大僚而卒不用周以干戈定天下勝國之臣不得豪也魏以後禪受則並其臣受之彼有鑒於王莽改漢族之卽敗也故南族由晉北族由魏而皆上溯漢臣衣冠之名禪受之君不得與也彼固有所挾也又使與功臣相牽制則隱忍以爲國也周則王族輔王公族治國餘皆功臣也分殷民大族以與諸侯所謂與之爲伍長鄉吏者於其中興之而無美仕大權此則周之制也

閏月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義

春官太史職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云路寢門言自南門外退處路寢玉藻云閏月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承上文聽朔於南門之外言之此王居明堂月朔禮也說文閏從王從門王皇通古皇有閏也非明堂月朔則無由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凡閏月無中氣假閏五月則朔當夏至後望為六月節故朔闔明堂太廟之東扉而啟西扉明此朔為閏也望則闔明堂太廟門啟右个之東扉至六月朔則右个門啟以節氣中氣全也不言東西者以通三時假閏二月則朔闔青陽太廟之北扉閏九月則闔總章右个之南扉故曰明堂禮也非明堂則無十二月門無取闔左扉此可明門左右名義知曲禮正義誤也

門左右義

門以外向為用東為左西為右司士朝位在路門外故士虎士在路門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及大僕從者在路門左南面西上上者近中為尊右以東上西為右也左以西上東為左也司士王還揖門左揖門右亦朝位東左西右也其以入言者士冠禮云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是門東也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俱云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亦門東為門左也惟入門言左右則以入者內向左右言之康王之誥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聘禮云大夫納賓賓入門左介私覿介入門左士介入門右公食大夫禮云賓入門左覲禮云侯氏入門而右有司徹云主人揖先入門右尸

入門左侑從亦左則入門以西爲左東爲右古人於門所以不
言東西言左右者門有四出難正言如車右然北行則右在東
東行則右在南故可言車左右不可言車東西也門既言左右
則出者所謂左卽入者所謂右東西正相反其聘禮玉藻云公
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明堂位云諸子之國門東諸男之國門
西止以南門言之若東向西向北向則自有左右詩泉源在左
淇水在右以逆流視之水東流詩人西向望之泉源南爲左淇
北則右也解者以南面定之言淇西南泉西北下流合處泉居
東爲左非實事也左傳哀公二年由趙至戚云右河而南時開
州在河之東河北流則以東爲右人逆流而南則以西爲右門
亦然南門以西爲右人入南門則以東爲右其義至明入南門

以東爲右則出南門以東爲左義亦至明曲禮云士大夫出入
君門由闑右誤兼出言右者跲於辭也注不舉其失以特牲注
已正言之而正義云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益望文爲訓與他
經皆違至陳祥道作禮書直云門以向內爲常其作禮書而不
讀儀禮俗儒之常然人各有門聖人制作天下用之豈可有內
向爲常之門乎此外展轉依附愈不可詰矣

決闋極遂解

決遂之事周禮注引或說云決引弦彄也拾韝扞也此漢人緣
古制之言於經皆合引弦彄者所以闓弓弦縱之卽發矢今右
巨指所著搬指或用檡木橐木或用骨其中有沓以韋爲之詩
謂之闋禮謂之極今謂之韘此決之事也韝扞者所以遂弦其

名曰拾著之則曰遂以方韋爲之有組繫於臂古逢掖方袂以
韝搭斂之便引弓今之小韜袂亦曰臂衣此遂之事也鄭既引
之而決極自爲說者由於士喪禮師說之誤聶崇義陳祥道至
謂決爲象骨長形外倚出其半中窪如半月有繩以繫於右巨
指外極爲連三管皮袋且以韜掌則又因鄭而更誤者按鄭大
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
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則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
不用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注云極猶放弦
也以沓指放弦令不契指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纊又
二明不用也設決麗於擘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擘注云擘手後
節中也飯大指本也決有韋韜有弧弧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

設之者以紐環大指本因沓其弧以橫帶貫紐結於擘表設握
者以其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即儀禮圖禮
書所本不悟鄭言斂尸設決縛指不動聶陳於生人之射亦縛
之則其謬也且鄭說亦不離凡射之決必有沓鄉射大射諸耦
不言沓者不須言之獨公言極者極中也謂決中之沓以朱韋
爲之三者適用增減公所以獨須言之者爲贊言之也小射正
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小射正取決贊設
決朱極三小射正取拾贊設拾卒射小射正以笥受決拾經無
取朱極三奉朱極三贊設朱極三受朱極三之文則朱極三乃
贊設決之事如小臣贊祖而公祖朱儒言祖則朱儒見小射正
贊設決而朱極三言設決則以朱韋極之凡三也士喪禮陳纊

極二從決陳之用纊用二者人生血氣周行皮肉筋骨相讓以
韋極之備三者增減以求其定尸則肉定以柔纊極之則指與
決相附亦備二者意不忍言肉定故設決時亦不言設極鄭於
設決注增言以韋沓之而於纊極二注云明不用使如所言韜
指則尸手所設甚多於韜指獨何苦而不用也疏言以此二極
與決爲藉似亦悟注非也設決麗於擘者古文麗爲連連麗皆
言附尸決更繫之人射之決不用橫帶繫也自飯持之者飯爲
夏祝鬻餘飯之飯尸右手所握既夕記則言左手之設也設握
者經前言握手尺二寸元是也乃連擘者拳尸手也如注言決
在飯大指外是闔弦以大指反挑之又放弦用食指將指無名
指與大指反挑弦又不相應又三極小指不用其極二不知本

意欲去何指此皆於事不便經亦不合尋周禮注鄭所引漢人
或說爲推比之

秋官都則非官名說

周官云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
八人徒二十人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
四人徒八十人注云都則主都家人則者當言每都如朝大夫
都司馬云今按注說非也序官文每國爲一句都爲一句言國
與都之朝大夫其人不同其職掌同也朝大夫者如言山衡林
衡川衡澤虞每國者如言大山大林麓大川大澤大藪都者如
言中山小山中林麓小林麓中川小川中澤中藪小澤小藪也
實士謂之大夫者自國都視之謂是在朝之大夫又周法王臣

加一等其職若漢郡國邸吏都者郡也國者國也其職云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事故者謂邸報告其君者謂國之朝大夫告其長者謂都之朝大夫其職云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此謂國之朝大夫也其職云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此謂都之朝大夫也其職云惟大事弗因謂君長自有朝覲會同其職云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如漢丞相長史詰郡國邸吏其職云在軍旅則誅其有司謂朝大夫從軍其職皆兼國都言之今別都則爲一官而闕其職掌則朝大夫之職掌與序官不相應故知注說失之

媒氏民判解

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王肅謂禮言其極不是過者非也此令也非禮也禮不下庶人令言其極不是過何以知周時行此令也曲禮云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又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纓女子許嫁笄而字內則云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又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文十二年穀梁傳云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不獨此也墨子節用上云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早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墨子所謂聖王時當有

夏商方策可據法曰毋敢知亦古令云後十年則墨子親見周時有三十二十之令曲禮內則穀梁以爲禮制經師不能知古事也大戴禮本命云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以五十三十參差之數知周令亦實有三十二十參差之數又通計天下三十年爲一世凡此者皆爲民也說三十二十之義者本命云中古合於五也中節也太古備於三五合於八十也八者維綱也天地以發明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白虎通嫁娶云男三十女二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舒陰促禮昏義正義異義引大戴說云男三十女二十合五十應大衍之數說文云男自子左行三十女自子右行二十俱立於已爲夫婦許注淮南氾論訓亦同又禮說三十任爲

父二十任爲母而男自冠至娶十年女自笄至嫁五年更不相值盧辨注大戴云古者皆以三十二十爲昏姻之年十六十四爲嫁娶之期其語尤疎白虎通引穀梁說云男子二十五繫心女子十五許嫁年數相值然此自周時爲民之令不通於古今不達於士以上亦不以限民之有力者三十二十嫁娶之人正不能豫期其事於數年之前者也何以知不以限民之有力者素問上古天眞論云岐伯曰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丈夫八歲腎氣實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陰陽和故能有子大戴本命云男二八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韓詩外傳云男子十六而精化小通女子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自者精化小具而

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亟天而性不長詩曰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然則十六十四足
以反施亂化亦足任爲夫婦家語孔叢俱云女必十五以往乃
此二書其言必十五能通乎此事事夫養子則王肅造
以往聖人豈有此語辨正論九歲引張陵亦云女兒未嫁者十
四以上有決明之道而馬昭引大傳云不二十上無以孝舅姑
下無以事夫養子然則國君十五生子夫人年必不能二十將
不孝舅姑不事夫養子歟禮注三十任爲父二十任爲母國君
夫人將不任爲父母歟如大戴說貴人何不合中數如許愼說
貴人何不立於已以三十爲重性命貴人性命何反不重以國
君早娶爲重嗣續聖王何得不重民嗣續抑使晚昏是知三十
二十之令爲民之無力者言其極禮求可通令則聖王憂民之

極歲歲申明之媒氏又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斯時也奔者
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亦謂此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文
言仲春之月令之者是歲歲舉也文再言令知三十二十之嫁
娶是令非禮而民之有力者以時早婚不與間此令矣何以知
不達於士以上也士以上婚有禮禮無嫁娶年者國家各有事
故政役喪紀不可豫期也經師假三十二十之令爲禮制昏義
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自天子達於庶人
同也淮南子氾論訓云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
也是惟誣經故敢非聖案詩豳譜正義云依文王世子篇文王
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王肅依大戴武王之年少
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史記正義亦云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

武王今大戴無之小戴檀弓言文王舍伯邑考是嫡妃長子所謂嫡長曰伯庶長曰孟是也詩言太姒篤生武王是二人同母呂氏春秋云文王十二而生子詩大明正義云大戴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是文王娶太姒年不過十二襄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其娶亦當在十二三孔子十九娶見正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其父路親受業孔子之門則路亦非三十始娶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云路少孔子六歲又云梁鱣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王肅所僞造求三十娶者無一事可證惟魯莊公制於母三十五歲其母死三十七歲始娶說者不明三十二十之令一經不明致眾經皆滯以喪服緦麻三月夫之姑姊妹長殤謂姑姊爲衍矣何以言不通於古今也大戴言太古年男五十女三十盧注引譙周云師言此說近漢初學者所續則又不然荀子大略篇云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士言始娶此自太古之制墨子述聖王之法男娶以二十則唐虞夏商之法舜生三十而書曰有鰥則唐以三十爲太過常法以二十爲極也周時以三十其後亦以二十韓非子云齊桓公令男二十女十五而嫁越語云越王令男二十女十七不嫁娶其父母有罪皆防其極故皆曰令漢書惠帝紀云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注應劭云漢律人出一算惟賈人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其制女十五不嫁即五算視周齊越之令更急矣外戚傳云王媼年十四爲同鄉王更得妻王莽傳云以皇后有子孫瑞注張晏云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是漢法貴賤人女皆十四嫁晉

書武帝紀云泰始九年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長吏配之隋書食貨志云晉至陳制女以嫁者爲丁若未室者則以年二十爲丁亦防其極吳志虞翻傳注女鬱生以年十三嫁張白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詔云自今男十五女十三以上以時嫁娶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元年詔云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鄉里富人資送之食貨志云開元二十二年詔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蓋中有妄人如王莽考論五經定嫁娶之類至是詔復之西魏大統十二年詔云女年不滿十三以上不得以嫁今律女年十二者和姦以强論以推女子之嫁當在十三以往耳儒生拘於經文苟比年數男必長十歲十五十九娶者其妻當在何歲而疑爲禮制者遂謂禮不可行論

衡齊世篇云三十而娶二十而嫁禮制張設未必奉行也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今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是疑周禁早娶漢書王吉傳云夫婦壽夭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夭鄭司農注大宗伯云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爲制其中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佚由王之說精化既通而遲其嫁娶則教化益不明由鄭之說淫佚以不嫁娶防之則淫佚益甚是知三十二十之令與奔者等而引爲禮制則徵事原義宜不能通也然則令著三十二十者何也女子精化早通止於四十九故以二十爲極男精化通遲止於六十四故以三十爲極襄九年左傳云冠而生子禮也士昏禮云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雜記

云女雖未許嫁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喪服小記云婦人笄而不爲殤傳九年公羊穀梁並云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禮葬之謂之成人者大宗伯云以昏冠之禮親成萬民是也冠笄與嫁娶相連極年不嫁娶則冠笄之士以二十爲極庶民以三十爲極女子則皆以二十爲極執婦人之禮與奔者不禁之令相發也女至二十或嫁二十之男或不及二十之男或三十之男或七十爲宗子之男男至三十或娶十五之女或二十之女或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之女男女配合萬有不齊各舉所極非比校年數也經師不求其是承學以之疑經不思媒氏一官絕無與於禮事故奔者不禁而判妻書其娶又聽男女陰訟會計男女之無夫家者以令爲禮則文義不通此經之晦久矣令各有爲制各有時不可不察也

正主面解

司儀云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蓋北面而少偏西面注言常視賓主之前郤得兩向之是也宋有鄭鍔者云不正其主面謂不正如君南面不背客謂亦不正鄉北與不朝不夕文合按正主面自是正向主君擯人云使萬民和悅而正主面亦言向王古文無達詁亦無歆識可別要周禮五篇文義當同如鄭鍔言則擯人使萬民正如王南面矣知凡新義皆不如舊義也

羊車說

車人爲車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注云鄭司農曰羊車謂車

羊門也按釋名云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兩旁似門蓋古車自後登羊車則犢車自前登如今之轎車矣鄭康成則云羊善也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疏云漢世定張車未知何用但知在宮內所用故差小謂之羊車古以羊爲吉祥故宮中小車謂之羊車亦曰定張車也魏志注引文士傳劉楨事言太祖乘步輦車乘城晉書輿服志云羊車一名輦車其上如軺伏菟箱漆畫輪軨齊書輿傳云天監八年敕給銅三千斤見羊車傳詔是其時宮中所出之車俗皆謂之羊車又按北史斛律金傳言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李諧傳則言賜斛律金羊車上殿是羊車以人步輓

隋書禮儀志云隋駁童年十四五者二十人謂之羊車小史駕果下馬其大如羊唐志云屬車三日白鷺車七日羊車白鷺非駕鷺羊車何必定駕羊志又云羊車小史五辮髻青耳屩紫碧腰襻亦指御者非言乘者杜佑通典禮二十四鄭樵通志器服略二乃曰隋御童青衣乘之駕果下馬其大如羊謂小史乘之尤爲謬誤釋名又有羸車羊車云各以所駕名之則小兒別有羊車非古之羊車宋史志云羊車駕牛及二小馬亦爲別製晉武帝宮中乘羊車文人不知羊車爲何等車胡貴嬪傳妄云宮人望幸爭以竹葉插戶鹽水灑地以引帝車又誣及宋文帝潘淑妃謂羊嗜鹽舐地不去邀帝住是不知羊車始末也

仞解

周人度數丈尺之外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此有大常可據其七尺曰仞鄭康成以祭義仞有三尺知之宮高一雉築宮仞有三尺是仞七尺也說文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仞者仞臂一尋八尺許鄭不同者各有所師承應劭漢書注云五尺六寸曰仞則亦七尺也王制八尺步又六尺四寸步乃八折之此五尺六寸亦七尺之八數王肅作孔叢云四尺曰仞倍仞曰尋作書孔傳則言八尺曰仞意以爲倍言之是三說皆漢義惟王肅爲無稽明鄭世子樂書云祭義仞有三尺蓋丈一尺若謂仞七尺加三尺只言一丈豈不明白而反含糊言之理不通矣按言仞八尺亦自有本必謂祭義七尺爲不通則丈一尺亦明白而含糊言八尺又三尺豈非理同不通乎

周官西漢無傳授義

隋書經籍志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闕冬官一篇王購以千金不能得遂取考工記合成奏之按古事所傳多譌隋書經籍志爲唐初所撰欲仿漢志强求其書傳授不知周官在西漢無傳授也漢書河間王傳云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不言王奏之漢書藝文志云禮古經出魯淹中與河間王所得古文禮同不言王所奏又書云古文尚書禮記出孔子壁中魯恭王得安國獻之與河間王所得古文尚書禮記同亦不言王所奏此皆漢志明文河間王何獨奏周官乎又樂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

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書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則周官孝文時已在祕府以校竇公之書安得如經籍志河間王奏之賈疏言孝武時始出乎河間王自藏其書但與祕府所有者同不得以河間王爲周官傳授之始也藝文志云周官經六卷周官傳四卷注云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此新代事於漢無涉賈疏謂考工劉歆所足其言有本經籍志謂河間王合成之最無稽也周官至東漢始有傳授後漢書儒林董鈞傳云鄭衆傳周官經馬融作傳授康成賈逵傳云父徽從劉歆兼習周官逵於章帝建初元年詔令作周官解詁鄭康成傳云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賈疏引鄭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少贛與子仲師衆衛次仲賈景伯達馬季長融皆作周禮解詁二三君子可謂達雅廣攬者也又云二鄭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今讚而辨之經籍志云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劉歆因以教授賈疏云劉歆弟子惟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月九十鄭衆賈逵往受業焉然則自劉歆賈徽賈逵者一本也自鄭興鄭衆馬融者一本也自杜子春者一本也自張恭祖者一本也檢鄭注引杜子春鄭司農及故書往往文字不同推之鄭所用者張恭祖本以本傳云受也故書者賈逵本以逵傳云徽從劉歆祕書舊本也鄭司農杜子春均別題名則唐人謂杜受劉歆鄭受於杜終不可信矣讀注即得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三十六終

海甯蔣廷敞善化劉鉅校

癸巳類稿四

黟俞正燮理初著

釋士補儀禮篇名義

鄭目錄云士冠禮童子職任居士位年二十而冠此鄭就士爵言之非古言也士者古人年少未冠娶之通名易象言老夫女妻老婦士夫詩言求我庶士又言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又言士如歸妻又言以穀我士女夏小正言綏多士女孟子言綏厥士女士與女對明是未冠娶左傳言女而不婦國語孔子言女智莫如婦女與婦異是士與夫異大戴本命云上古五十而娶荀子大略篇云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天子諸侯十九而冠是士未冠娶也士冠禮記冠義郊特牲皆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

生而貴者也言冠然後知貴賤太古天子元子未冠與庶人之子未冠者同是總角之士無貴賤故庶人子未冠娶亦通謂之士知是常言之士非殷爵之士也白虎通云王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爲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以舜時稱爲天子必先試於士禮士冠經曰天子之元子士也案白虎通多傳古義而此說獨不然左傳晉太子將下軍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天子元子豈當先以士爵處之且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文義相屬豈得言天子元子舉從下升又記云士也謂總角之士故無貴賤若爵弁之士豈得言元子總角時兼戴士冠是東漢人不知古言之證古人女婦之稱隱二年公羊傳云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實則在父母家曰女親迎時亦曰女在壻家未廟見亦曰女既廟見始曰婦詩豳風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此許嫁之女也召南有齊季女此將嫁時之女也魏風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此未廟見之女也說文云婦從女執帚洒埽是未三月女手不執帚也春秋經稱婦者均以姑言僖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三十一年杞伯姬來逆婦是也逆夫人稱婦者文四年宣元年之婦姜成十四年之婦姜氏皆有姑故桓三年莊二十六年不稱婦穀梁文四年傳云不稱氏速婦之夫人與有貶焉檢左傳文公未親迎貴聘賤逆非速婦之杜預文闕之義長矣然穀梁亦以未成婦不稱婦而禮親迎言出御婦車者承迎婦本意言之三月稱女者明歡喜愛重之意詩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女心悲止

征夫歸止皆新昏之辭又總角之宴則曰于嗟女兮無與士耽
兩小無猜則云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士女相應明非大過所謂
老夫老婦詩載斐言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傳云士子弟也正義
言婦士皆行饟之人七月同我婦子于卽此士俗師以士對婦
正大過所言可醜者何媚何依焉誤也說文堛從士亦從女以
俱總角也詩候人季女斯飢傳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少
弱未冠娶故男假女名既醉云釐爾女士謂女有士行以士亦
總角故女假士名二詩義相證也古人愛之則曰士惡之則曰
夫夫也美之則曰如處女譏之則曰婦人也古言茫昧意則可
知吳越春秋云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出辭倍矣且此女三十
未嫁子胥何得呼爲夫人尤作書者東漢人不明古語之證後

世因有封處女爲夫人者亦誤也新迎初婚夫婦士女並稱者
稱夫婦爲士女不得稱士女爲夫婦故易言娶婦亦言娶女魏
策言韓氏以一女子史記言士女雜坐吳辭至愼密宋書后妃
傳王后兄景文謂后在家爲偏弱婦人尤是誤也不知女婦之
分正由不知士夫之分荀子非相篇云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
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此三代古語最爲明顯者管子小問篇
云苗之生也驕驕然似孺子其壯也莊莊然似士其成也似君
子其言莊莊然似士者詩有依其士之士又古人言士之甚勇
之甚者如後人言俠少士定爲子弟未冠娶之稱故儀禮云士
冠禮士昏禮言於此始冠昏也然則士相見禮何也曰少儀也
記可證也因以通之大夫國君也然則總題士禮何也曰十七

篇以首篇題目之也然則爵爲士何也曰爵取士名非士取爵名士方可任事故初仕取之通古今辨然否推十合一制字又別取義名稱則幼小也白虎通云大夫爵之下者也知士未成爲夫士幼位亦卑也然則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何也曰追稱之也如稱蚩然故既老矣猶曰女之耽兮女也不爽

士昏禮贊者義

士昏禮賸御沃盥交下云主人脫服賸受婦脫服御受賸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則此沃盥交應如注言御沃婦盥於北洗賸沃堪盥於南洗方氏非之云婦人禮不下堂當從敖繼公言御沃賸盥賸沃御盥按禮惟有事者盥此時堪與婦盥耳賸御何故盥敖不通也士昏禮贊者徹尊冪从巾从冥方氏云婦人禮不下堂此贊者爲男子以子弟及舊戚卑屬爲之按經云贊設醬菹俎魚腊贊設黍稷湆對醬贊啟會綌贊告具贊爾黍授肺脊贊酳主人酳婦贊酌入戶坐祭卒爵贊酳賸御今方云婦人不下堂懼與男子雜也而使男子贊於婦賸御羣雌之閒不合禮也且婦人所以能不下堂者以有賸御下堂又其時舉鼎匕俎者皆逆退堂下無男子經又云尊於室中北墉下綌冪則舉尊冪在堂上室中何得豫慮婢使下堂而使他男子摩肩切踦修好於室中讀經不熟好下議論也後亦自改婦人贊

醴婦取脯義

士昏禮醴婦取脯降出授人於門外注謂婦氏人是也賸外送婦者下有饗送者是也取脯注云親徹則非也下饗婦婦不親

徹不應此醴親徹一恭一倨士冠禮醴冠者取脯見於母醮用酒冠者取脯見於母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男冠以脯遺母此女嫁亦以脯遺母授人於門外者明是授送者使以歸遺也禮有歸俎不歸俎者則取脯以歸此通禮也敖繼公集說云授人於門外者變於男子之禮按燕禮大射儀賓取脯賜鍾人於門內以先徹俎時已出授從者以歸矣此重取薦脯故不又以歸燕禮云賓北面取俎以出下又云賓反入大射儀云賓諸公卿北面取俎遂出授從者於門外下又云賓諸公卿皆入門此則初取脯之事授人於門外者正男子之禮婦人同之敖言變於男子之禮蓋讀經不熟耳

問名義

士昏禮問名記云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問女爲誰氏左傳宋元母名棄嘗自稱名齊景夫人名重魯女也昭公稱名此非婚禮所當問故儀禮記注云誰氏者不必其主人之女謙也疏云恐假外人之女收養之婦人不以名行本不問女三月之名昏義正義則云問母之姓何氏也按曲禮云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娣然則士亦不名妻今娶婦未定在周禮不得先名之蓋古者夫妻皆名古帝后皆以名著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亦古禮之遺昏禮問名者太古相傳之禮而記云問女爲誰氏則周禮也何以明之左傳有云先君之適若而人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寡人之適若而人姓則人所能辨不必問氏則所出不同如秦穆納女晉文史記謂之宗女則系出先

君其遺姑姊妹出於何人當知其氏故周人因古人問名之禮而問其氏注云不必其主人之女鄭知周時女子不以名著而求玉女者但貴主人之姓不敢定爲主人所生之女也疏言恐收養外人之女則是無故詰責之正義言問母姓何氏古人氏從姓出以父爲主若問母氏則當云誰氏之甥女開元禮太子納妃問名主人曰臣某第幾女某氏出是正義從時之言然非士昏禮記本義也

鄉射堂義

周制堂北楣以北中爲室有戶牖東西爲房大夫士則惟中室及東房即左房無西右房也其不依宋李如圭儀禮釋宮東房西室者爾雅釋宮云戶牖之閒謂之扆其內謂之家則室必在中士昏禮有室有房知是中室東房也鄉學堂有室有左房其西北爲明閒州學下於鄉其堂無人居鄭注以爲榭即爾雅釋宮所謂無室曰榭是也但以藏禮器有左房其中北西北皆明閒蓋周人之制如此州學假夏后氏學名依世室宮牆堂下依序作屋以處學士曰序字亦作豫亦作榭鄉射禮云布席南面東上注云不言戶牖之閒者此射於序以州學無室也大夫席於尊東注云與賓夾尊明賓席遵席皆直後楣下也注知爲州射者經於誘射言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豫今文作序又云出於其位南適堂西今文作適序西經再言升自西階鉤楹又言鹿中不言兕中明此經質言州學法今文師說如此故鄭目錄注言州鄉屬也州射即鄉射惟多少一室其賓席則俱在堂

後楣下鄭並不言處賓於西北牆下則室之有無不關禮節惟州學之堂本小於鄉故州鉤楹內堂由楹外簷淺深別耳困學紀聞云鄉庠有室四分去一以爲堂故淺州序無室則全得四分以爲堂故深不悟序故有左房亦其疎也敖繼公集說則云記言出東房是必有西房有室此本於朱子儀禮釋宮注乃宋元人作室法周公所不曉今知大夫士無西房者下於君而聘禮則似有西房者宋人或以是疑之按聘禮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此宴息之私館也曾子問云孔子曰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古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此之謂也此言行禮之公館也聘禮還玉賓負右房此言公館故有右房何以明之記云君不見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與聘禮還玉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受負右房而立均爲代君受玉儀節同則必均在公所右房之爲公館無疑也以左傳言之魯衛鄭宋在晉各於大夫有所主襄公三十一年鄭子產壞晉館垣納車馬必非毀所主大夫士家之垣也故知負右房行禮是公館其私館大夫士家無右房也

君子子解

喪服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小功以慈加己也注云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言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今案梁書司馬筠傳所列云總大夫以上其言未是亦不如鄭言關父在沒此君子當屬母詩都人士云彼君子女謂之尹

吉如宋子齊國高求之者必爲嫡妻因以嫡妻爲君子故傳以君子子爲貴人之子言君子貴人也蓋慈母撫妾子則三年撫君子子則小功傳以君子爲貴人者周人語也左傳哀七年云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貴人狀也國語陽人不服晉晉侯圍之倉葛呼曰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其民以王之姻親終不能爲晉民故出之亦以君子爲貴人也

旁三義

士喪禮主人拜賓旁三右旋入門教繼公儀禮集說云先南面拜乃東面拜西面拜既則右旋而入門嫌其出便故言右旋以明之按入門當北面由西面立東而北行當云左旋且何由便之疑檢鄭注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鄭以東面立西右旋卽是北面行入門旁三右旋連文也教改注由不辨左右旋以此篇及覲禮集說知之覲禮云侯氏升受玉使者左旋而立侯氏還璧鄭云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鄭以聘禮還玉及君不見大夫受禮明此使者授玉爲東面左還則南面而負房集說改云侯氏北面受之則使者當南面又云左旋者東面按南面則立於北東面則立於西自北行至西乃是右旋而云左旋者東面知教說覲禮誤左爲右說士喪禮誤右爲左也左右之義唐以後說經者多誤蓋古人所謂左右者皆就人與地各言之賓所謂右則主所謂左入所謂右則出所謂左其左右旋則依右折反者曰左旋依左折反者曰右旋由東而南

而西而北曰左旋由北而西而南而東曰右旋天由子而丑寅卯曰左旋日月五星由角亢而氐房心曰右旋左傳襄二十七年晉軍在宋北曰吾左旋入於宋是由宋北而東南又西行入宋東門若右旋則襄十八年楚鋭師侵鄭之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由今偃師東南行至禹州又北至梅山之西南乃循山之南右回而東又循山之東右回而北遂東北侵至封邱也襄十一年諸侯師於向右旋次於瑣亦是溯洧水由北而西敖繼公惟求異鄭於古人正名亦改之則古書皆不可通亦其愚也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漢書諸侯王表序並云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沛漸於海為齊趙則南向按圖以東為左司馬相如傳云齊右以湯谷為界則北向談

論以東為右吳起傳云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北向言之桀左河沛右太華紂左孟門右大行淮陰侯傳云右投則漢勝左投則楚勝南向言之今龍安府有左擔山鄧艾修鑿棧道以通擔負今七里閣是也胡三省云南行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路是專以南行為名若北行則為右擔路矣此明白易知者古言道路左右者惟王制云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則所謂右者西與北所謂左者東與南不以往來互異然亦不如敖所云也今人說道曰左手彎右手彎乃是左折反右折反淮南隆形訓云江入海左還北流右還東流似即俗義與古言左旋右旋正相反唐有南海寄歸內法傳云東夏學士言右手向內圓之為右繞左手向內圓之為左繞大德宏英亦雷同取惑而義淨自說

以向右爲右繞向左爲左繞則宋元諸儒所言左右旋乃僧義淨法與東西南北經緯之改自西法者誠各有意然必不可牽之以說三代舊書也

特牲禮盥槃巾門左右義

特牲饋食禮尸盥匜水實於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注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凡向內以入爲左右向外以出爲左右又云北面盥侍盥者執其器就之注言洗在門內之東此門內之右則西也設槃簞與洗東西相配故云象之槃簞在西云門右者所謂向外以出爲左右者也尸入門而西盥畢侍者執簞就之宗人授巾此西云入門左者所謂向內以入爲左右者也此經所謂左右以出入各言之均在西階下以門言則謂之右以入門之人言則謂之左注義甚正而疏云陳盥在門右今尸入門左尸尊不就盥故槃匜巾等向門左就之則外內出入不辨者也曲禮由闑右正義謂門以向堂爲正於他經不通而本經尚可解特牲疏則本經亦不可解此唐人之誤出於意外者也宋李如圭集釋言尸盥在門右者據內向也亦不悟注意

升魚右首義

少牢饋食禮司士升魚腊俎肩右首進腴此右首依食者左右言之也何以知不就載者言周人尚右魚以右胖在上右胖在上而進腴則魚首當食者之右明矣凡禮食已進則以食者之左右言此文是也將進則以進者之左右言鄉射鄉飲設尊者北

面鄉飲酒云元酒在西鄉射云左元酒是設者之左也燕禮云左元酒以南爲上少儀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以主人酌時西北面是南爲酌者之左也取對面言之設者酌者之左即受者之右與此文相發明敖繼公集說云右首以向載者言之如此則右首進腴左胖在上於元妙之理無礙然非周制也凡行路執事之左右以人之所向者言之凡人物身體之左右各以其體言之田獵三殺所取禽之左右有一定者也獵之三殺不取面傷不取旁射翦毛惟自後逐射射者自右偏左當中前禽之右而達左而詩車攻傳公羊何注所言禽之左右俱反此亦漢人之誤鄭所未糾正也

書儀禮集說少牢二篇後

敖繼公寂寂焉改變鄭義而語多陋誤少牢饋食主婦被錫衣侈袂敖云錫當作緆與褖通褖衣素沙是也其祭服褖衣而又侈袂所以甚別於士妻疑用鄭周禮追師注而其說不可通經下文云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經欲甚抑士妻又甚尊大夫妻之贊者必不可通也檢鄭證之則被錫卽髮鬄鄭注通矣少牢饋食主人受嘏黍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敖云內謂籩中按特牲饋食禮主人出寫嗇於房祝以籩受是納於籩主人以歸於東房與主婦共之故特牲尸不嘏主婦今少牢尸亦不嘏主婦而主人受嘏使宰夫將之以去隔絕倫常褻棄福胙必不可通也檢鄭證之則納猶入也猶特牲也鄭注通矣有司徹眾賓長其脊體儀也敖云體儀謂或體或儀尊

者用體折皁者但用儀儀者其脊若脇之屬歟下經言長兄弟之脊折脇一膚一則此非折而儀者惟有膚而已按經云兄弟先生之脊折脇一膚一其眾儀也儀象也榦也膚不象骨又無榦以儀爲膚其義爲失又祭統云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此何得虛之必不可通也檢鄭證之則云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則用尊體皁者用皁體而已鄭注通矣敖何故必以不通之說改之此非常情所能測度者也

子思之母爲庶氏女義

子思之母蓋衛庶氏女檀弓上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云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檀弓下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云嫁母也姓庶氏以下正文云庶氏之女死故鄭知是庶氏女晉書禮志太康元年尚書八座引此文云昔子思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又申之云異族之女不得祔於先姑藏其墓次合之鄭注知漢晉時經文俱作庶氏之女既云女則鄭云改嫁非也鄭以伯魚卒時子思或未有門人故疑其歸久當嫁實則經言庶氏之女如宋襄公母及杞叔姬均未改嫁也王安石得唐石經女字中誤作兩乳乃爲說云似嫁庶氏而鄭言母姓氏非也蓋安石以其兒婦龐氏於子雱在時改嫁欲自比孔子因以其子比伯魚故言伯魚妻改嫁且質之以嫁庶氏證成其事其妄如此宋人所謂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者皆有爲爲之元人陳澔無所爲乃亦依之作說云伯魚卒其妻嫁於

衛之庶氏則經文亡矣

王制東田名制解義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東田之名鄭王熊皇劉孔皆不悉至以爲南東其畝之東案謂之今東田者漢文帝時洛濱以東河北燕趙及南方舊井地武帝以後卽無之史記秦本紀云商鞅開阡陌東地渡洛言開阡陌者改井田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言東地渡洛則盡秦地井田皆改而六國仍以步百爲畝故謂之東田對秦田言之也東田之改在漢武帝時漢書食貨志云武帝末年詔曰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案井九百畝屋三百畝以千二百畝改五頃是畝二百四十步也桓寬鹽鐵論云先帝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論作於昭帝時知制田指武帝也所以知武帝改是東田者西田是秦成制則漢制是改東田又商鞅言開阡陌而武帝詔不言十二頃爲五頃而云一井一屋爲五頃明是續開商鞅未開之阡陌井田至是始盡合王制與秦本紀食貨志鹽鐵論讀之東田之義始見一井一屋之文亦見而文散義隱故解者不知也王制云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鄭推之云當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謂當者古步積六千四百寸畝積六十四萬東田步積四千九十六寸畝積四十萬九千六百寸鄭數合也以東田就王制推之則有古田東田秦田漢制田四者之異古周尺百二十五黍八尺步長千黍步冪百萬黍百步畝冪萬萬黍六國東

田尺得周尺之八尺百黍即咫也步長八百黍步冪六十四萬
黍百步畝冪六千四百萬黍秦用周尺六尺步步長七百五十
黍步冪五十六萬二千五百黍二百四十步畝冪萬三千五百
百萬黍漢制田依東田步冪六十四萬黍二百四十步畝冪萬
五千四百六十萬黍此其密率也魏書高允傳云古人言方一
里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爲田三萬七千頃蓋僅以東田與漢
制田計之東田九百畝爲漢制田三百七十五畝若王制所謂
古者田則九百畝當漢制田五百八十二畝三十五步有奇本
當東田千四百六畝九步有奇也今戶部尺百四十八黍五尺
步冪五十四萬七千六百黍二百四十步畝冪萬三千一百四
十二萬四千黍

鄭數學證義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
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
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三分此博士數誤也鄭注云古者百畝當
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此不易
之數周甄鸞明數者乃其五經算術於畝數云當今一百五十
一畝四十七步有餘分唐李淳風注云多於經中五畝十七步
一百六十九分步之一百五十七五經算術於里數云當今一
百二十三里不盡二十三步四寸視經中賸一里二百六十二
步一尺三寸八分其言不合經又不合鄭注深爲可怪唐人作
正義亦不知何處見鄭注不合而自爲異端云古者百畝當今

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古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百十五步二十寸陳澔又謂正義里數不差田則古者百畝應當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又十分寸之四尤奇怪也詩噫嘻云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十千維耦箋以周禮夫閒之夫言之用貢法而夫則百畝謂萬夫當三十三里少半里積萬夫得田百萬畝以方之其爲貢法之數最顯也若以井田助法言則方三十三里少半里止積千八十九井又爲百畝者百九十九合之得千一百十一井又百畝除公田外止得八千八百八十九夫詩言發私十千應方三十五里少半里始得助法千二百五十井爲十千夫也詩言終三十里周禮成十爲終毛亦以助法不合故訓終爲極其望葢井十爲通成十爲終同十爲封皆不成方以九十四畝外有八六八六一七七六畸零之數通方九十四畝零終方九百四十八畝零封方九千四百八十六畝零通三里四十八步零終三十一里百八十六步零封三百十六里六十八步零此假計其積冪其實井田通終封斷不能方也此二數均助法與詩十千不合鄭不用之以毛公先不用之故鄭以貢法下算而正義不究毛鄭宏指以井田助法爲之布算此必不合者而亦以爲數合則其不知算也審矣此鄭學之所以不明也

中星鄭義

書禮中星不同後人以歲差解之義始虞喜也尚書古文說禮說則俱不然馬鄭注書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書正義引

之且曰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禮仲春昏弧中正義又謂鄭意南方七宿總爲鳥星書仲夏星火禮仲夏星亢鄭志答孫灝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爲大火其曰火或作大誤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或誤月終故不同也見禮正義又云日示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舉中以言焉又每次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火中猶謂指心火也見詩正義案三次俱在南方實惟仲月爲然書明言星鳥鄭說大火連三次鄭說爲一方盡見明矣一今文說大傳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見書正義鄭注月令云凡昏明中星者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二說俱本考靈曜見禮正義戴法興謂星中於衡陽見宋書律歷志衡陽見淮南子謂衡山之陽於漢爲巳位或作衡陽太衡也王應麟謂星中於未見困紀聞以之說經謬矣鄭謂月令舉月初者月令云日在營室昏參中營室立春日也云尚書總舉一月者尚書云日中星鳥定非月初月中則該前後月初近前月中近後尚書仲夏星火而月令季夏之中星火尚書仲秋星虛而月令季秋之中星虛此一月及後月初之說也尚書日短星昴而月令季冬之月方云婁中如此實差一月古經師無理此義者後人爭言歲差歲差非作書禮者所能曉且歲差則十二月皆同何故昴中獨有參差王肅又謂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

月過其宿璿璣中而星中是周周則風雨時草木蕃庶百穀熟
依其言月過宿不及宿中星以朔望言之則與日在不應圖書
漏洩緯或有皮傅而書禮正義謂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
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可謂遯辭也已

月令非周書論

蔡邕言禮記月令爲周書第五十三盧學士文弨取其議刊月
令爲月令解魯恭言月令周世所造孫觀察星衍以其人在鄭
前著論規鄭且曰謂月令非周書是爲疑經疑經則治以非聖
無法之罪蔡文學漢馬孝廉瑞辰皆輯章句爲申其義今推以
爲月令非月令解經自有文呂不韋魯恭蔡邕不是聖人可以
非之且禮記自名記何嘗書周爲界也逸周書周月解云惟一

月既南至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是謂日月權輿此月令則云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
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以初爲常周月解云既南至日月右
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於
十又二次終則復始此月令則云季冬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
中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其斷天
行始終周月解起牽牛故周人以斗牛爲星紀爲十二次之始
此月令季冬星回於天則起營室室壁爲天門爲十二次之始
相去四十五六度周月解月令解既同周制不容大悖豈得以
此月令當周月令解古憲起算二法絕不相涉晉書律歷志董
巴議云顓頊以今孟春正月爲上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

會於天廟營室又云湯作殷歷復以冬十一月冬至朔旦爲元
首弗復以正月朔旦爲節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此冬至立
春二法也巴又云據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禮記
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謂唐堯亦以立春起
算而其實不然後漢改用四分詔云璇璣鈐曰述堯世放唐文
帝命驗曰堯考德顧期立象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歷改憲今改
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順孔聖者晉志引命歷序云孔子
爲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又云四分之一殷憲也是唐殷
同用四分大戴誥志云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不言唐也然則
顓頊虞夏正朔用寅以立春起算秦正朔用亥而置算從之唐
殷正朔用丑以冬至起算周魯正朔用子而置算從之月令解

與周月解用唐殷法此月令用顓頊夏法至明也劉洪云甲寅歷於孔子時效顓頊泰所施用又云甲寅天元正月朔旦甲子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入正已已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營室五度司馬彪論云漢興承秦初用乙卯不言承周周同唐起冬至泰同顓帝起立春月令於孟春言星辰之初於季冬言日月星辰數將幾終豈得謂即周書月令解使與周月解相謬蔡邕於熹平四年議憲云秦法用顓頊元用乙卯其明堂月令論續漢志注誤刊命論云顓頊歷術集誤刊衡曰入元俱譌天元乙卯正月已已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集譌太建宮室制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是邕亦言月令用顓頊法非周法又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

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其書馬融尚見之依此月令即當分為五處又此月令有中央土而月令解以王土四季名夏季與素問名長夏同知無中央土名又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即班志之古文月朱班固及見之此月令文例無處著之又周家尚赤此月令車旂衣佩五時五尚時水德未王未定天下呂氏春秋得空言之推衍穆公以後四時希成制作後以罪徙事不成至漢始全五時俗儒不知其意魯恭徒見月令之名與周書篇名合因言周世所造所據夏之時也周公制周禮三代異制豈得據夏正為令顓子嚴之徒因謂月令晨昏距宿當在中氣如此則起冬至此月令何以與月節氣日在連文正義引鄭目錄云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

之所行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官名太尉據緯書唐有之周不有也時則狼弧建星亦見魯憲而星次終始不合周魯法事則季夏伐蛟取鼉登龜取黿鄭云甲類秋成周禮秋取龜魚又言凡取龜用秋時是夏時之秋作月令者以為周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季夏誤也是此月令非月令解之確證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呂不韋取為紀淮南王亦取以為第四篇似邕親見周書有此月令文者今檢月令問答則云予幼讀記以為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前儒章句不知徵驗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等是邕止據記作論求其作

論之由則云記書月令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所著是邕忽然意思如此不根之談不足信用也

嗣為兄弟義

曾子問壻有喪致命女氏曰不得嗣為兄弟注意女父母喪壻使人弔壻父母喪女之家使人弔者以未成兄弟也此致命不曰夫婦曰兄弟者嫌未成昏也周官大司徒本俗六三曰聯兄弟注云聯合也兄弟婚姻嫁娶也異姓男女非兄弟以兄弟之名聯之使為夫婦此廉恥之道也春秋僖二十有五年蕩伯姬來逆婦公羊傳云其言來逆婦者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何休學云宋魯之閒名結婚姻為兄弟何意逆求俱當言女若曰為兄弟也云爾令質言逆婦求婦者對姑之辭非對

壻之辭對壻則當以兄弟爲辭不得速婦之故引宋魯閔名以
成其義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亦同宋魯閔兄弟名亦據納
采以後廟見以前夫婦二人言之蓋士女夫婦兄弟婚姻俱有
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未娶則曰士既娶則曰夫未嫁則曰女
既嫁則曰婦而古未成婦亦曰女詩葛屨新婦縫裳曰女手而
谷風新昏曰兄弟何也未成婦不可稱婦又不能直名之爲女
新壻稱主人又不可稱女曰賓故新昏夫婦之閒稱爲兄弟此
名以義起卽禮也卽正名也此外則各有正名不應相牽混爾
雅釋親云母與妻之黨爲兄弟下卽云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
黨爲姻兄弟是又別申明正言之儀禮士喪禮所謂外兄弟在
其南南上者亦不質名兄弟宣公十年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
我濟西田穀梁傳云齊繇以爲兄弟反之注云婦之黨爲婚兄
弟所謂由以爲兄弟也詩揚之水終鮮兄弟謂鄭昭公厲公同
父兄弟集傳以爲夫婦引爾雅婚姻兄弟又引曾子問嗣爲兄
弟實則三書兄弟三義不可同也儀禮喪服傳云何如則可謂
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士喪禮云親者襚庶兄弟襚親
者大功以上則庶兄弟自小功以下至同姓宗族大宗伯云以
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注云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春秋僖
二十年郜子公羊傳云失國不名兄弟辭也亦指同姓而大司
徒本俗六疏云爾雅父之黨爲宗族母之黨爲兄弟兄弟之名
施於外親爲正是爲舉一廢百又聘禮記云若兄弟之國則問
夫人注云同姓若婚姻舅甥有親者亦推廣言之孟子云不挾

兄弟而友謂倚同父貴富而解者亦以爲親戚援繫夫單言兄弟則同父言爲兄弟聯兄弟則夫婦至於從兄弟族兄弟庶兄弟婚兄弟姻兄弟外兄弟之交各有正名故不知外姻有兄弟名者非也僅知此義凡經質言兄弟者忽亦改之爲夫婦爲外親則名不正言不順將使聽者惑焉

女弔壻駁義

禮曾子問云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壻使人弔壻之父母死女之家亦使人弔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有吉日之後始有此弔知者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謂壻非大故不入女門注言女子有宮亦由命士以上女母家男子不入女門按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謂父子並命士以上若父命士以上子尚未爲士亦從父官蓋物力止能如此女在家從父不聞女亦別有門知其說非也許嫁後有吉日男女父母死猶不入其門僅使人弔必女身死始爲大故其身重於其父母者未成昏則各親其親禮如是也女死壻齊衰弔者女死則無嫌入其門齊衰以示恩弔者弔女家人夫死亦如之者言女家使人往弔不須齊衰葬除其所如僅在弔耳注謂如其齊衰而推之以斬則應如其葬除古禮壻於女之父母禮簡壻弔女家可也女於壻之父母禮重又弔者弔生人女未識男面於其家人不能正名之何以爲弔女弱非能成弔禮其壻葬或緩弱女斬焉喪服他行卅月三月而後歸曾不如死之爲愈矣鄭君雖大儒其說不可用也或從而說之曰注言斬則

非弔服經不言壻死言夫死則當斬而不除是强合記與注爲一且又不與其除使經誠如此非人情雖經亦不可用也

四夷樂古名義

四夷樂名有互異禮明堂位云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儒者奉爲正經詩鼓鐘以南傳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春官韎師掌教韎舞注云舞之以東夷之舞鞮鞻氏四夷之樂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疏云出孝經鉤命決文選東都賦注引鉤命決文亦同詩正義引亦同此一說也詩正義春官疏引虞傳云陽伯之樂舞侏離鄭注云侏離舞曲名言象萬物生株離若詩彼黍離離是物生亦曰離公羊昭公二十五年注云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疏云以下皆樂說文彼注云物離其株物皆懷任禁如收斂陽消昧然禮正義引白虎通樂元語云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西夷樂曰味味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此又一說也東西正相反詩禮正義言春秋二方物生與成俱有昧株離之義故各舉其一說似非也昧任等皆四夷本名名從主人單字還音故諸書有昧味韎侏任南朝侏株兜離僪棄僸之異今琉球謂樂妓爲株離周煌琉球國志略卷四下云土妓甚眾謂之侏僪實爲傾城之土音則東夷樂株離西夷樂昧之名信矣

以畜寡人義

坊記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偕死而號無告注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衍畜者孝也衍無禮于定姜定姜作詩言衍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注與毛不同正義云後得毛詩故也毛言歸妾戴嬀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勑勉莊姜案坊記本義言不偷死亡故引詩言以先君致孝適母畜所以為孝者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正不偷死亡之謂記本不用毛詩四家不相牽引正義引毛以解禮非也大全又非正義云戴嬀以思先君勉莊姜非戴嬀思先君故以婦道勉莊姜也此等若明若昧之論作記者無由知之作禮正義者亦無由知之

食之者寡義

大學云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注云是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也正義云生之者衆謂農桑多也食之者寡減省無用之費也為之者疾百姓急營農桑事業也用之者舒君上緩於營造費用也注意謂大利必歸農正義益以桑事其義較完惠氏士奇云喪大記納財朝一溢米暮一溢米知財賄為粟米實則府庫財不關農事大學言生財有大道則財恆足矣上云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下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其文至為顯白此所云生之食之為之用之皆府庫財貨非倉廩米粟也食之謂消食如日有食之之食正義減省無用之費是也管子云語魯梁之賈人曰子

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十至而金三千斤是魯梁不賦于民財用足也亦以金爲財用聖人必重農然書各有義大學實不曾說重農不必改財貨爲米粟失古人本意

園燕山燕義

夏小正云二月囿有見韭傳曰囿園之燕者也四月囿有見杏傳曰囿山之燕者也按國語云囿有林池注云囿苑也周禮囿人注云今之苑說文云囿苑有垣也詩亦言靈囿以供遊息若園則種韭山則樹杏小正不言園有韭山有杏蓋就王言之以王當於囿中見之故傳析言園之燕山之燕言園垣中可燕息之囿有韭山垣中可燕息之囿有杏王燕於此得見時物以知民事蓋囿之義明則見韭見杏自明此古傳之最工者

海甯蔣廷瓚
善化劉鉅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三十八　南菁書院

癸巳類稿五　　黟俞正燮理初著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解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左傳云元年春王周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謂建子之正一統之法本文王所定穀梁無文劉向爲穀梁學其說苑君道篇引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則以武王承文王改元之年稱王周公受王正致太平三傳皆同周正始文王也周之爲國始曰邰繼曰邠至文王曰周竹書及帝王世紀言父改國號曰周王肅皇甫謐造文以害經當文王時正建丑朔鷄鳴文王受命以建子爲正夜半爲朔以是年爲元年唐梁

肅曰不然孔子憲章文武故書序併敘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若文王受命改元易不當云湯武革命不知文王在侯服非止九年何緣併敘伐殷之年文受周命武革殷命文各有屬也宋人曰君再改元後世之法文王豈得無故改元不知文王改元爲正朔正有故也又曰新君卽位宜改元武王何又不改元不知武王載木主行不得改元也或曰文王恪守臣節豈得稱王不知周家制度皆本文王夏殷生稱王而自帝禹至帝辛追稱皆曰帝故曲禮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文王稱王以服事殷不敢稱帝詩文王有聲稱文王爲王后稱武王爲皇王史記殷本紀亦言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其號爲王本文王文王未稱帝非叛也然則何以並夏殷稱三王曰三王所以通三正以周制況之亦謂夏殷王如言周易亦通連山歸藏爲三易也以三正名三王故春秋於周正稱王正王之名周主之也三正之王夏曰禹商曰湯周曰文武左傳云四王之王也文王稱王明也然則王二月王三月謂夏殷王歟此漢儒說非也書有事之首月亦言受之周王也中庸云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牧野既事諸侯助祭著王已自王大傳云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牧野既事諸侯助祭著之天下也書君奭云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又云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緇衣引云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則寧王受命卽文王宋人惡言寧王受命乃于書注改寧王爲武王以避之適與緇衣相反且君奭又云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於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又

云乘茲大命惟文王德經史皆記文王受命稱王其享天下八百年後人忽泯滅其事責以恪守臣節不當稱王如是則文王由方百里起周公何以言庶邦惟正之供孔子何以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不稱王尤不當辭虛名收實利也然則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何也曰此周人語也武王以後之王古之帝也在夏殷則曰民無二帝矣惟王莽愚悖言民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不知前殷後秦制與周異周以文王故繼世稱王此王正之義也魏晉人忘古訓不知王字何解乃學春秋于其時稱帝正月宋人又申之曰春秋時天理廢人心壞不知有王故筆一王字於書說誠新奇矣然聖人無故置王於春之下禮且不順文亦不辭而欲以說經吾不知之矣

王正月義

春秋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按逸周書程寤解云文王去商在程正月大開解云維王二月小開解云正月丙子皆文王時書柔武解爲武王時書則稱一月然此稱正月及冠月以王皆文王時文公羊以王爲文王是有切證且稱年亦自文王酆保解云維二十又三祀小開解云維三十又五祀此通未受命則商曰祀也大匡解云維周王宅程三年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此受命改元則周曰年也武王不改元而柔武解有維王元祀大開武解有維王一祀小開武解有維王二祀寶典解酆謀解有維王三祀則但數武王即位之祀與承受命之年不相害武儆解有維十又二祀大匡解文政解及書洪

範有十又三祀多方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武王成王時復稱祀者以克商之事言之專言周事則稱年金縢所謂既克商二年也書序皆稱年者孔子時文

先配後祖義

左傳隱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計其行四日則在陳三日也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禮曾子問正義引鄭注云祖者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又引賈逵服虔以祖爲廟見謂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後乃始成昏譏忽先配也此傳正義引鄭眾以配爲同牢食先食後祭祖無敬神之心今杜集解則祖爲告廟今按祖道說是也杜言後告廟忽出國無不告廟禮白虎通言娶不先告廟援士禮言之若世子及卿大夫出疆必告廟也賈服言大夫以上三月後成昏以避儀禮士親迎夕入室之文又成九年季孫如宋致女服亦言成昏其說非人情不可用計忽在陳三日則配已三日矣辛亥日行乃祖祭陳鍼子不忠君命不樂此行謾言忽不當成昏於陳當以親迎日即行苛辭詈之詩奕三章言韓侯出祖四章言韓侯娶妻是鍼子所依託義耳以誣道神爲誣其祖者春秋時占驗家多斷章展轉生義昭公七年傳衛靈公名元孔烝鉏筮得屯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昭十一年傳葬齊歸公不慼晉史趙曰必爲魯郊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陳鍼子說祖史朝說元史趙說歸不爲典要一也

書隱三年左傳後

左傳隱公三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欲兼任
兩用之也文公十四年周公將與王孫蘇訟於晉王叛王孫蘇
叛者初與合而後相背也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昭公將弒季
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弒之弒者畏
忌之不敢直殺也古語上下共之秦漢以後始定于一今讀古
書多險詞當知古今之所以異

晉一軍爲諸侯義

左傳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襄二十五
年子產言天子一圻諸侯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蓋專指晉言
之晉始以一軍用同制也時晉地不止方百里但取實地萬井

六十四井爲車一乘萬井得百五十六乘尙有十六井不單出
百五十六乘爲萬五千六百人除炊家子樵汲固守衣裝廐養
三千九百人得萬一千七百人補以羨卒在行間成一軍也昭
公五年舍中軍季孫稱左師孟孫稱右師叔孫自以叔孫氏爲
軍名是卿有百乘之家卽得成軍諸侯地及同亦成軍圻則實
田出兵車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備此數不單出也

燕祖齊社義

墨子明鬼下篇云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
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按說苑臣術云魏翟
璜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鎭簟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時
以閒暇祖之於野是非祖餞蓋所謂馳祖者也男女屬而觀如

今人看洗象其云齊之社稷春秋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穀梁傳云以是爲尸女也注言主爲女往意謂爲娶哀姜公羊傳則云公一陳佗也謂越境淫於民間公羊又言二十一年築臺於郎臨民漱浣則此如齊觀社實爲觀女人魯語云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亦言齊社觀之者眾還寃記載墨子事作燕之沮澤當國之大祀是不知馳祖之制與齊社之事而專改古文也

輔車義

說文輔訓輔車之輔云頰輔也此古左氏說說文序云春秋左氏古文是也僖五年左傳云宮之奇曰輔車相依脣亡齒寒注云輔頰輔車牙車蓋賈逵義韓非子十過篇呂氏春秋權勳篇亦云宮之奇曰輔車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然也淮南子人間訓則云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案輔相之輔從人輔頰舌艮其輔之輔從面雖借輔而輔自有義管子乘馬篇云曼山木可以爲輔九而當一汎山木可以爲車十而當一林木可以爲車五而當一則輔自是一物詩正月云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則輔所以員輻車既載即可去之但必錄之勿棄今不能實指爲何物

春秋不告不書義

春秋僖公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左傳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

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
是以緩此策書記事之法策書以次書之不能豫空策以俟補
書又不可即所聞書之故書以來告之先後不以其事之日月
先後也周大事多不見春秋實由不告後人不明策書法乃疑
傳文又案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傳云十一月癸
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十二月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
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據經傳有十一月乙亥齊豎卬弗忌
封伐西門癸巳天王崩與乙亥相距十九日十二月乙亥朔齊
改殯莊公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此年當有閏十一月甲
寅是閏月十日策書所載參錯左傳釋以故書云云以發策書
新意益以見策書不告不書之正法是年杜注推排非也昭公

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葬陳哀公亦據楚告書之非魯會葬也其他非會葬雖周王亦
不書無所據以書也杜云魯會袁克正義言葬有常期不待赴
按傳袁克忠而不能葬魯無緣會之陳滅國豈得有常期注疏
之誤可知

涉河侯車敗義

左傳僖十五年韓之戰秦伯使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
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侯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
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
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
及韓注云卜人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所見雜占言之卦

主秦伯之軍涉河而晉侯車敗秦伯不解故詰問之蠱于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今此所言蓍卜筮書雜辭以狐蠱喻晉君其象未聞注言晉侯車敗合傳文觀之其義是也方苞左傳義法舉要謂三敗是三戰劉炫規杜以爲秦伯車敗顧棟高杜注正謬以爲秦侯車敗毛奇齡謂艮爲倒震震爲車爲諸侯倒震則侯車敗今俱不取依杜注推之案卜人兼筮應別有雜書不通三易則惟用雜占及周易也周易蠱彖云元亨利貞大川是秦吉涉河也詩闕雖正義云北人謂水曰河不必黃河但利以涉往也艮爲木堅多節中車材三至五互震國語云震車也二至四互兌兌爲毀折是車敗艮爲外卦主敵故知是晉之侯車敗也巽爲近利市三倍故曰三亦互兌毀折故曰三去艮爲狐

見九家又爲手又再爲狗虞翻作爲拘爲狐爲手拘故曰獲狐艮爲狐坎亦爲狐艮得乾上九居蠱上爲外卦主故曰雄狐狐蠱爲敵之主三去而獲蠱之雄狐故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蠱爲巽歸魂三世之卦三爲艮爻爻辰則值辰巽巽爲貞氣盛定爲手拘狐也貞風悔山以下傳文義自了晉侯果車三敗而至於韓

兄弟辭解

公羊言兄弟辭者言以兄弟故爲之辭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三十一年杞伯姬來來求婦公羊傳俱云兄弟辭也何休云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何任城人以所聞知之可知漢人猶有此名以證大司徒聯兄弟會于問嗣爲兄弟之義然實

非公羊意也僖二十年鄫子來朝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公羊傳云鄫子者何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言何以爲之失地諱可以兄弟爲辭與此蕩伯姬杞伯姬二兄弟辭也同乃平莒辭取向也葬陳靈公葬蔡景公君子辭也之辭何以知之隱二年紀履繻來逆女公羊傳云昏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辭窮也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不通者言婦人無外事不得以母命辭通使而此蕩伯姬杞伯姬得通逆婦求婦者以係與公爲兄弟故可通春秋不譏者可以兄弟爲之辭辭得通則辭不窮是辭之義文十二年子叔姬公羊傳云母弟也是兄弟之義也閔元年傳子女子云以春秋爲春秋今以公羊爲公羊當如此

越國鄙遠義

越國鄙遠春秋戰國時最多齊有廩邱鄭有州有祊邾戍過魯魯田在許杞田在成晉有苑有戚又有烏餘之邑卽大夫亦有之晉有欒氏州邑范趙韓皆欲之齊以宋地封泰涇陽君趙以靈邱封楚春申君魯桃在今泗水萊柞在今萊蕪而以萊柞爲桃山皆鄙遠之證鄭語虢鄶十邑皆有寄地亦內外傳相應僖公三十年晉秦圍鄭鄭謂秦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言晉大國數欺秦秦難越之以鄙遠明他國不難也至晉文公卒秦潛師欲得鄭是謂晉襄無能爲欲循越國鄙遠之事其義互明矣此事在左傳甚多而義甚隱故言地里者多有地遠之疑

歌音義

左傳僖三十年昌歜自以從欠蜀聲在惑反者爲是而惑誤爲
感則在感反矣又改在感爲在敢又改在敢爲徂敢字母之說
盛行而在惑之音遂亡此如詩鷹字自以從鳥唯聲以水反者
爲是而水誤爲小則以小反矣又改以小爲以紹又改以紹爲
五沼沈重至以爲雉皎反字母之說盛行而以水之音遂亡春
官靁字自以從雨畾聲力胃反者爲是而胃誤爲冑則力冑反
矣又改力冑爲力救字母之說盛行而集韻類字中無靁溜字
中有靁而力胃之音遂亡顏氏家訓言中朝有史記音者頡頊
許緣反譙爲許緣反因讀頊爲翦許淺古同音此今淺緣切唐撫言云李祖
讀春秋叔孫婼敕略誤爲敕畧以吏言而悟爲敕略幸顏氏王
氏明言之否則言字母者別爲審定部分頊婼亦如歜鷹雲雷之

不可識矣陸德明依用歜在感反孔穎達尙以蜀聲疑之謂不
知與邵歜字爲同爲異玉篇欠部歜則云徂敢反昌蒲葅也其
音甚謬日知錄忽以此一字譏陸孔諸儒不能徧通南北之學
請得質之據說文欠部歜云靁聲竈部竈云土六聲中部土六云六
聲然則作昌歜則六聲作昌歜則蜀聲何應得爲在感徂敢如
此南北之學又何足通乎

星孛義

天文家言星芒偏出曰彗四出曰孛異象異名此後起義也春
秋文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公羊傳云孛者何彗星也穀梁
傳云孛之爲言猶茀也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左傳云
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爾雅釋天彗星爲欃槍注云妖星

也亦謂之孛則春秋於彗謂之孛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亦是彗也孛是其義彗欃槍是其象漢書天文志云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門食彗孛飛流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孟康注言散者五星有變則其精散爲祆星然則彗孛飛流乃五行之病中於恒星之小者其星將消散則吐爲彗孛古天官甘石記星多少不同古天理星勢星大贊府星大理星五諸侯星天籥星農丈人星天田星離珠星土司空星今皆不見華蓋星本十六今止四郎位星本十五今止十扶筐星本七今止四司祿星本二今止一天壘城星本十三今止五羽林軍星本四十五今止二十六觜之座旗本九星今止五井之軍井本十三星今亦止五其餘無名小星因彗孛而消亡者益多矣星

有消長如山崩山出不足驚怪明史記萬歷時策星旁新出一星是可證也

左傳天使義

左傳宣公三年云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成公五年云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汝祭之之明日而亡天使者使讀去聲世人汜言神道也燕姞初夢一不識之神繼乃自言伯儵趙嬰亦夢一不知誰何之神求祭因而祭之以爲此神殆天使也云爾舊說以爲上天之使命因以詆左傳非也哀七年傳云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亦以見多人皆貴人狀因稱爲眾君子與此兩言天使同也新序宋景公熒惑星事云熒惑天罰也論衡

變虛篇一作天罰也再作天使也龍虛篇云以龍神爲天使指瑞篇云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是左傳之義也史記趙世家云原過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其竹書言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襄子遂祠三神于百邑蜀志糜竺傳注搜神記云求寄載婦謝去曰我天使也宋書五行志及太平廣記載幽冥錄云婁縣女風吹至吳郡言我天使也九江記云晉元熙中新蔡王植遇二蛟共言非人非鬼神乃天使也皆皆言不可知之神道爲天使知天使連文則無譏于左傳趙婁之事傳言趙婁祭之定非祭天又左傳燕姞夢天使謂己昭九年傳武王邑姜則云夢帝謂己即左傳天使非天帝之證史記趙世家言王澤天使又別言夢之帝所則史記言天使亦與天帝別司馬遷於春秋古文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漢書王莽傳臨淄昌興亭長辛當夢人言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嘗謂王莽讀金縢誤解公命讀左傳誤解天使以致自亡其家族也

作邱甲義

古足兵皆在民間費誓敿乃甲胄敽乃干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官不與也周禮師田軍旅族師簡其兵器縣師使皆備旗鼓兵器是皆在民也漢書刑法志亦言周甸兵車一乘干戈備具春秋時有授兵者益新作兵器或急發兵用在官之人不發民兵器如楚授師子衛懿公時國人受甲鄭授兵太宮爭車又鄭災授兵登陴皆非通制故別言之秦始皇收天下兵聚

之咸陽銷以爲鐘鏤金人十二亦六國民兵漢因其法乃始有
家不藏甲兵器不鬻於市之說著於禮記又言武王克商車甲
鮮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其實三代人
不知此法也春秋成元年作邱甲公羊傳云譏始邱使也穀梁
傳云古者有四民有農民有工民甲非人人所能爲邱作甲非
正也蓋備齊亟使成之左氏師說則云使邱出馬馬四牛十二
甲士三徒七十二人之賦元有李廉者謂甸出一乘止出一乘
之人甲車馬牛決非邱甸所出近顧氏棟高謂其言卓哉周禮
不足信而信李廉又引晉惠公乘小駟禮有官校書古文有歸
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以爲官出牛馬之證然則府兵以
後兵各有庫馬各歸廄何以官又有武庫牧場不習古制當知

近事此之不曉且疑民間無處牧牛馬夫民間牛馬散在私地
惟官牛馬以聚而多宜別籌牧地顧疑無處牧之是疑官牛馬
其所疑與所說相反也

春秋城虎牢義

魯襄公二年城虎牢春秋記之者仲孫蔑在會用此告廟爲功
且魯人赴役當記無褒貶義十年又城虎牢不記者魯不與役
但與成耳或謂二年之城仲孫之謀關天下大計則不然晉實
貢鄭鄭以楚共王待之厚於禮不當從晉諸侯得鄭虎牢強城
之將久病鄭鄭暫屈服既復得虎牢則因其城以拒晉至九年
晉又奪虎牢十年又城虎牢十一年三駕而後服是服鄭非二
年城虎牢之效且仲孫此事亦非爲晉實以害齊而魯君因此

大受其辱且仲孫亦不能自爲此謀也當是時魯惡齊魯仲孫
尤惡齊崔氏元年鄆之會崔杼於晉有違言仲孫蔑陰以告晉
知營而實不能得齊隙也二年齊人召萊不至其夏晏弱城東
陽以偪萊仲孫蔑以爲此奇謀也秋會於戚因舉齊偪萊之策
以媚晉且冀齊不赴役因使晉害齊左傳云萊子不會晏弱城
東陽以偪之又云請城虎牢以偪鄭明蔑用弱之謀也左傳云
知營曰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寡君之憂不唯鄭事將在
齊明晉魯之初謀料齊不赴功也齊人亦知其意則赴役與城
偪鄭而晉以齊大國重之則沒魯之本謀而反親齊以疎魯於
是魯懼二年秋方赴役而三年春公如晉稽首矣時公六歲降
位失禮蔑實相之蔑之辭曰魯介在東表密邇於齊惟晉君是
賴敢不稽首然則齊偪萊不料魯竊其謀以害齊晉偪鄭不料
鄭因其城以拒晉魯害齊媚晉不料晉反親齊疎魯而魯自疲
其民反辱其君春秋時人情陰鷙剽忽如此誠不臧也聖人於
此豈有取焉

棫林羅泊萊山義

襄公十四年左傳諸侯之師濟涇又進至棫林舊說即咸林今
華州地不得在涇西蓋濟涇而南也昭公五年吳敗楚于鵲岸
楚子濟於羅汭次于萊山入南懷及汝清鵲岸舒城地南懷汝
清皆淮上地下云觀兵于坻箕之山在今巢縣河南志謂羅汭
在羅山萊山在光山而湖南志謂羅汭爲湘陰萊山在醴陵當
以河南志爲是古地里當知大勢所在不能尺寸知之

儀禮行於春秋時義

春秋大事表言春秋時無人引儀禮此不足異也時行其儀故不復引其文句大凡禮制張設不必人人皆行要其相去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臧孫爲季孫立悼子季氏飲大夫酒臧孫爲客既獻命北面重席新尊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按燕禮大夫賓席外有公孤席在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近主人爲主人屈也公與客燕亦大夫介爲賓記有苟敬則聘賓之卿爲之席於阼階之西北面亦以近主人且敬之使異於燕賓燕介且異於賓席左之卿席也臧孫命北面席則是燕之公孤席彼云東上則猶有相次者皆不加席而獨重席召悼子即阼階西之北面苟敬席表異之使知此會爲悼子設也及旅召公

鉏使與齒則阼階西北面之席本東上有相次之禮其無加席則緣禮制以折公鉏使禮降於悼子又特牲饋食禮既加爵嗣舉奠北面拜受尸解啐酒受肝食肝其人爲嗣子其儀名舉奠在文王世子爲上嗣而大夫少牢禮無之所以避嫌臧孫以飲酒無主人嗣子受酢之禮無以定之因緣苟敬位又自比祭尸而上比上嗣下比特牲嗣子以悼子爲舉奠明悼子爲主人之嗣也非當時見行儀禮即季孫亦不至失色大夫亦不明其意悼子亦無由立昭公二十七年齊侯飲昭公酒使宰爲主人而請安注云齊侯請自安不在坐非也燕禮云司正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鄉飲酒禮云司正阼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

鄉射禮云司正西階上北面請安於賓賓禮辭許則請安者俱
欲賓安坐盡歡傳言請使夫人見必賓許安而後可始夫人見
又稱夫人之名是齊侯自請知齊侯在坐卽儀禮請安法也定
公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閽以鉼水沃廷曰夷射姑旋焉私出者襄十二年師慧過宋朝
將私焉之私卽傳之旋注云避酒非也閽乞肉者燕禮坐取薦
脯賜鐘人於門內閽不知其私以爲賓出有薦脯故乞之夷射
姑以私出無脯致生釁知其時行儀禮取薦脯法也後儒不明
其意故不覺之

左傳宋盟先晉晉有信駁義

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楚子木尸盟春秋記夏叔孫豹會晉趙
武楚屈建蔡衞陳鄭許曹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
盟于宋左傳云書先晉晉有信也注云孔子追正之按此左傳
所記事是其解義非也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不
書盟左傳云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亦楚尸盟注云先書趙武
貴武之信故尙之乃推襄二十七年傳義檢定公四年召陵之
會據傳盟長衞於蔡而春秋云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
衞侯是所序者會也亦先蔡下云五月及諸侯盟于皐鼬則先
衞而春秋未及載也又祝鮀引踐土之盟載書云晉重魯申衞
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而春秋
僖二十八年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
踐土是春秋前後所書列國之次皆以會言之其載書列名告

神之次魯史本所不記且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祝鮀所引與周
府所藏者合若孔子可以追正則晉主盟者春秋何所取義盡
改蔡衞鄭於齊宋之後是知所書爲會盟各異次春秋盟于
某者皆別爲句朱先晉踐土先齊宋皐鼬先宋蔡皆非孔子所
改蓋所列者會次也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不序諸
侯位次者左傳云公後至故不書所會而書盟于扈益知位次
屬會非載書名次哀十三年黃池之會先晉國語則云吳先歃
亦會先晉盟先吳故景伯言吳以伯召諸侯若以魯見晉是以
侯終左傳亦是吳爲伯也鄭元傳元不悟會盟異次乃疑國語
不實傳元謂國語非邱明所作故亟標此義焉

夏汭考

左傳昭四年吳伐楚入棘櫟麻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注云夏
汭漢水曲入江處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
其後今案夏口漢入江處不在吳師之後吳入棘櫟麻棘在今
亳州櫟在今新蔡麻在今碭山下又云城鍾離城州來城巢是
其時楚備吳在今廬鳳潁又五年傳云遠射以繁陽之師會于
夏汭繁陽在今上蔡合數文求之夏汭當在今壽州矣壽州懷
遠肥水有三水經之肥水今謂之東肥於壽州北入淮其西肥
水則水經淮水注之夏肥水漢書地里志城父縣夏肥水東南
至下蔡入淮今其入淮處在下蔡西南十里是也其北肥出宿
州龍山湖於懷遠塗山北入淮左傳夏汭當在下蔡西南夏肥
水之汭也漢水之夏口時非用兵之地施君彥士云

章華臺考

左傳昭公七年楚靈王爲章華之宮注云南郡華容縣楚子成章華之臺注云今在華容城內華容今監利地湖廣通志言監利東北三十里章華臺又言江陵城東南十五里沙市有章華臺按水經注江水逕郢城南又東得豫章口或言因楚王豫章臺得名是江陵非章華也魏書地形志汝陽郡汝陽縣注云有章華臺今陳州商水縣志云縣西北三里有章華臺江南通志云亳州有章華臺故址由乾谿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世家俱云靈王七年就章華臺就者非所都治如後言行在世家又言十一年次于乾谿十二年樂乾谿不能去也是章華必在乾谿昭公十二年左傳右尹子革言祭公止周穆王穆王獲沒于祇宮以感靈王靈王不食不寢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與史記樂不能去合國語云靈王有章華之臺伍舉曰君爲此臺國民罷焉舉國留之數年是不在國城如魯築臺于郎于秦于薛也陸賈新語云楚靈王作乾谿之臺高五百仞賈誼新書云翟使之楚楚亭之章華臺三休乃至上即所謂高五百仞者是西漢人以章華爲乾谿臺也後漢書邊讓傳讓陳留人作章華臺賦云楚靈王既遊雲夢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言自南行又遠行居北也文選張衡東京賦吳薛綜注云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是三國以前左傳說皆言章華在乾谿與史記同晉司馬彪續漢郡國志汝

南郡城父縣故屬沛春秋時曰夷有章華臺是晉時猶有人守
古說宋劉昭注云杜預言在華容縣城內則專宗新說矣

僕臣臺義

左傳昭七年楚申無宇云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
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十等俱就王
公言之爲在官者大夫臣士如周官其長率所屬能臣之大夫
與士汎列亦同朝不相臣也皁者趙策所云補黑衣之隊衛士
無爵而有員額者非今皁役也士則衛士之長輿則眾也謂衛
士無爵又無員額者隸則罪人周官所謂入於罪隸漢之城旦
舂輸作僚勞也入罪隸而任勞者其分益下若今充當苦差僕
則三代奴戮今罪人爲奴矣謂之臺者罪人爲奴又逃亡復獲
之則爲陪臺自皁以下得相役使故曰臣曰等也昭六年楚棄
疾誓云不用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是隸僚僕臺以次而降知臺
是僕亡復獲者無宇云無所執逃臣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知
陪臺是指言第十等臺者以無宇指陳十等意主必執此逃僕
以爲臺始有十等數也服虔云皁造事輿眾佐皁隸屬于吏僚
供勞事僕豎主藏臺下給徵召事分職別何謂相臣乎

左傳執政解

執政者主司其事昭十六年左傳鄭孔張立於客間執政禦之
注云執政掌位列者謂執此位列之政非官名也春秋大事表
列執政爲鄭獨有之官失注意矣襄九年宋災樂喜爲司城以
爲政注云爲政卿此則注說非也政卿是右師司城主火政也

昭二十一年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
齊鮑國歸費之禮爲之注云昭子以三命爲國政此亦注說非
也魯禮叔出季處賓客之事叔孫所主司昭十七年郯子來朝
亦叔孫問之知是爲賓客之政他客來不言叔孫爲政此爲季
孫所陷故特言之若叔孫爲國政則有司不敢從季孫矣叔孫
本以再命爲卿以十年伐莒之役例加三命亦爲卿而已不爲
國政如齊命卿國高爲政自管氏也宣二年宋羊斟謂華元曰
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宣十二年衞救陳孔達主
其議十三年晉討焉孔達曰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此五言
政皆同大射禮云司射自作階前曰爲政請射以射則司射爲
政也

患失而惑義

左傳昭公十八年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
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
不害注云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注蓋言懼誤學致害爲
患失而惑也正義云患其國內有多學而失其道者而疑惑于
此言謂此言有道理則正義以失而惑爲他人非注意也且注
亦非是惑者疑也失卽害也害卽失也閔子馬言周人多不說
學及大人聞之初恐不學有害而疑此不說學之言繼則多聞
是說而大人又爲不疑之言以自決曰可以不學不學無失也
是風俗既成大人亦誦言之苟且淺替則眞失也害也

魯昭公孫齊歸罪叔孫論

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婼卒季孫孟孫歸罪於叔孫初叔孫豹卒
季孟以舍中軍誣之及是婼以公出後三十日卒季孟又以逐
君誣之其父子之受誣皆以其死之時非也公伐季氏時叔孫
在闕季氏不敢校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逐公徒孟懿子則殺
郈昭伯而親伐公徒公乃出是爲惡逆者孟懿子而禍本則季
平子也迨公出而昭子卒季孟赴於諸侯則言公伐季氏而叔
孫氏之司馬逐公故二十七年士鞅之言曰季孫未知其罪而
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許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
氏是魯赴晉之辭不及孟孫氏蓋當日季孟之謀其情事如此
士鞅謂季氏有天贊民助而弗敢宣荀躒使之歸祭及其死也
欲以君玉斂仲梁懷弗與曰改玉改步是季氏於公出後已改
步爲君者八年非朱衞君臣時爲魯請則孟懿子必追殺昭公
而推戴季平子矣故齊伐魯則成願受之二十七年孟懿子又
與陽虎伐鄆二十九年鄆潰而公不復能居魯郊孟氏之不欲
公入其惡逆甚於季氏也叔孫昭子不殺鬷戾或爲季孟所制
小人道長於斯極矣

春秋書比月日食義

凡日食當一百七十五日以後始再入食限春秋襄公二十一
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
一日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
食之首尾三十日非其理也蓋策書謬複宋衞朴推春秋三十
六日食惟莊十八年三月不合其三十五食皆合是此二比月

食於衛朴法亦合不知莊十八年之食隋志劉孝孫已得之此
二比月食爲推算所不及朴蓋無智夸語也以後世史策推之
漢書高帝紀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
食之首尾三十日文帝紀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
丁卯晦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非其理也亦史官謬複高帝
三年之食史記高紀無之文帝前三年之比月食當在前二年
漢書云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史記孝文本紀二年十
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集解云一本作月又食然
史書不記月食今案當作月又食紀文上云上累三光之明是
由其時日月災眚代見史記因此詔故曰日有食之月又食若
日食不言又也說史者以史例不記月食改爲日又食不知景

帝紀云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文字相去不遠注史者
不能互校又不知日不望食春秋公羊序下疏引漢顏安樂解
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以爲十四日日食是漢人不知
日月所由食之理有此誤論天主事實言耶蘇以漢建武八年
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死時有日食之變楊光先檢史謂無此
日食且二十二日日食與十四日日食望日食等也漢書文帝
紀移二年十一月於三年故三年十一月丁卯之食史記文紀
無之也宋書五行志晉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日有食之七月乙
酉日有食之十有二月壬午日有食之一年三食有閏月也魏
太和五年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
之首尾三十一日晉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二年

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首尾五十九日宋泰始四年八月丙子
朔日有食之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首尾五十八日非其理也
亦史書謬複魏晉宋紀無此頻食太和六年宋志注云見及歷
汪君文臺云此姚興時天水姜岌三紀甲子元歷所推但以算
置之不復檢史策有無非實驗也春秋襄二十四年正義引隋
劉光伯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記注皆爾都無頻月日食
之事沈劉相去不遠事所同知明宋志魏晉宋三頻食羌無故
實記注不言也元經傳晉泰始十年正月元經元康九年
十一月十年正月皆日有食之亦非其理且短書不足校鄭樵
通志災祥略晉泰始二年七月丙午晦十月丙午朔首尾六十
一日九年四月戊辰朔七月丁酉朔首尾九十日十年正月乙

未三月癸亥首尾八十九日永康元年正月辛卯四月辛卯首
尾百二十一日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二年正月丙子首尾八
十九日宋元徽元年十二月癸卯朔二年正月癸酉朔首尾三
十一日梁大同四年正月辛酉朔六月辛丑朔首尾百五十一
日干支不符皆非其理樵不知數編排謬複也魏書天象志延興三
年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四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首尾
三十一日非其理也北史高祖紀載之魏書紀不載是年爲宋
元徽元年二年通志采之南史止載元徽元年食無二年食大
同亦止載四年六月食無正月食也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年八
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十月己亥朔日有食之首尾六十日非其
理也亦史官謬複天文志載日食順時十有三獨至正二年

無日食其十八年六月戊辰朔十二月乙丑朔首尾百七十八日得再食而六月之食紀又無之故知史官謬複也日月之行實有一定不差錯宋洪邁容齋五筆云慶元丁巳歲二月望七月望十月二十夜二更二夜二更十一月十八夜十二月十七夜五更十八夜四更皆月食一年八食仍不拘月望其言不可解又所記止七食檢宋史天文志所載月食慶元二年止八月壬戌一食是邁所見七食由流眚蔽虧一處見之他處卽不然故五筆自引劉孝榮說月非望不食明其年十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月十七十八頻食之非也日無十四十五二十二食之理月無十八二十一食之理月無比日食之理日無比月食之理然則春秋襄公二十有一年二十有四年記之何也

時無推日食之法失在策書孔子不能追改以春秋爲春秋則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十有二年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之比也

製解

說文云製裁也蓋未成衣如今斗篷與袚連文袚正斗篷說苑復恩云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致吳赤市亦裁料也說文又云蠻夷衣續漢書禮志云大儺侲子赤幘皁製如今番子袈裟亦無褻也詩七月正義引定九年左傳服虔注以爲貍裘杜注左傳則一爲裘一爲雨衣定公九年傳云齊東郭書哲躩而衣貍製注云製裘也乃望貍製是貍色斑然斗篷耳哀二十七年傳秦申三月不當衣裘貍製文生義案其時爲周之秋當斗指午

云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鄭告急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注云製雨衣也按其時亦在四月後八月前當周正五六七月自不衣裘裘然齊師遇雨時在濮不濟子思古說是國參在鄭不與駟宏同行及鄭知之又使人至軍爲日已久無緣定知出馬日亦雨亦不定知不雨則製亦是少逢通言雨衣可也以爲裘定非也

左邱明作左傳論

古人毀左傳者有矣謂左傳非邱明作者則自唐以後謹案孔子稱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我亦恥之漢書楚元王傳言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乃漢廷校中祕書盡見古籍者論左傳之言春秋正義引陳沈文阿云漢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觀周篇者孔子家語篇名而引於漢人信爲周時孔氏之書在藝文志者非今人所傳王肅本今左傳止言南宮敬叔邱明不自敘者己事無庸記春秋魯史必觀周書者古記以爲百二十國寶書亦曰百國春秋今左傳記事多出魯春秋外觀書周史共爲表裏事理昭然左傳若非邱明作者乃是怪書矣正義引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則邱明卒在孔子後邱明小於孔子或數歲或亦不小漢書藝文志云左邱明魯太史則邱明自有世官不能居孔氏之門而續經至孔子卒非所敬愛誰能若此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

口授傳指爲有所譏刺褒諱抑損之文不可以書見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漢書藝文志亦云邱明作左氏傳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故以授曾申及吳起皆所謂共爲表裏者太平御覽學部載桓譚新論云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得也斯善論矣自唐啖助趙匡陸淳以私心測聖反謂論語左邱明如老彭伯夷之屬爲古之聞人或以文論之謂左氏浮夸後人因疑左傳至悼四年國語事遠出孔子後疑邱明之年不悟傳書垂益古多有之邱明可續經曾申吳起何不可續傳又謂邱明黠巧言必不作左傳又言爲經作傳何得不在弟子之列不知盛德傳經不當誣以巧言史策有巧言豈得使邱明改佞爲忠飾狂作聖邱明既有世職何當廢君臣之義棄祖父之官假館孔氏從之出遊世之儒者讀經傳尙不明其趣柰何昌言竄改史冊及不忠孝之事以追敎古大賢也

春秋左傳書式考

漢書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此官書就所得經傳各本也其經十一卷則兩家立學官書與左氏無涉儒林傳云賈逵爲左氏傳訓故又云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楚元王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劉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今傳附經三十卷本非西漢官本乃劉歆引傳解經本也後漢書云賈逵父徽

受業於歆達傳父業南齊書陸澄傳云澄謂王儉曰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達經者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去賈則經有所闕是賈氏得劉本亦傳附經也今杜本十八卷襄公二十有六年經前之傳注云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是杜預用舊本傳附經又此條傳居十八卷首讖其失而不改也杜言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正義云言集經傳解之與他名集解者名同實異正義之說非是杜謂集古劉賈許潁之不違者以其解隨經年傳年先後相附先見傳者則經不注先見經者則傳不注故名經傳集解不名集經傳解也以漢志傳及杜十八卷首注言之知合經傳及分卷皆劉歆賈達舊式惟服虔注爲左傳單

左邱明子孫姓氏論

漢史游急就章有邱則剛左地餘采自緯書是古有邱左兩姓或合左邱爲複姓始朱鄧名世古今姓氏書不足據也廣韻十八尤邱注引風俗通云魯左邱明之後又云齊太公封於營邱支孫以地爲氏世居扶風邱俊王莽時持節江淮不仕避居吳興急就邱則剛朱王應麟補注及自注姓氏急就引同是邱氏二派一出太公一出邱明子孫爲邱姓義最古無疑邱明傳春秋而曰左氏傳者以爲左史官言之如司馬遷書今名史記也春秋傳公羊穀梁題姓者毛詩韓詩之比左傳不題姓者齊詩魯詩之比經義考言左邱傳單稱左疑孔門避諱殊不然

矣難者曰史記言左邱失明厥有國語複姓無疑此則春秋時
周公爲宰題宰周司馬遷後稱史遷不必是姓宰周公不必是姓
史又複姓古有左人左師左行左史邱則廣韻四十四複姓獨
無左邱鄧名世忽謂論語左邱明姓左作左傳者姓左邱以其
時賣卜者有左邱怪姓又以一左姓御史言遂造此怪論誣鬼
神也難者曰元和姓纂左字注內稱臨淄有左邱明後引晉左
思等爲證是在山東者姓左不姓邱廣韻邱字注內稱左邱明
之後有河南吳興二望是其族唐前已徙他郡不在山東案廣
韻三十三𥳑左注云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後因氏焉不言左
邱明唐顏師古注急就左地餘云魯太史後遂爲姓非臨淄晉
書左思傳云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

公子因以氏焉思家世儒學云云不言祖是邱明後人何得妄
改史傳誣左氏爲邱明後廣韻邱云出河南吳興二望吳興是
扶風所徙廣韻引風俗通已言之河南之邱魏書官氏志明著
胡周長孫奚伊邱亥七族之始廣韻亦以河南邱爲元魏邱敦
氏所改姓纂亦著爲拓跋後姓氏書亦言魏臨淮王豆眞後爲
拓跋裔又著扶風一望均不言是邱明子孫外徙也齊魯邱少
達者故門望不著門第書可證有不可證無宋吳曾能改齋漫
錄云得吳興邱遲碑言遲邱明後則邱明子孫亦有外徙者特
不可謂廣韻中有此說然以此見左思家世儒學不言爲左邱
明後邱遲家世儒學自言是邱明後則唐以後言左邱者
亦有愧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三十八終

海寧蔣廷黻善化劉鉅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三十九　南菁書院

癸巳類稿六　　黟俞正燮理初著

古命於廟義

古者爵命必於祖廟以祖孫同廟故就之周宣王命魯孝公於夷宮晉文公受命於武公之宮蓋孫之昭穆從祖夷宮卽宣王之宮武宮卽文公之宮發命者於此受命者於此言始之終之存亡不忒君臣相與受命既固也其後晉成及悼皆朝於武宮則依文公故事取其得天若周悼王子朝敬王兄弟三人皆就莊宮已爲祧廟矣韓詩外傳言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以異邦貴裔溯所從來詩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則追述世閥又命詞非命地也王

制云爵人於朝秦漢之制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必於太祖
乃漢時儒生測度之言

書魯語後

魯語言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
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
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搚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法禮而靜是
昭吾子也仲尼聞而稱之禮檀弓云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
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爲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
室今及其死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
也必多曠於禮也夫檀弓漢時淺儒所作言近誣矣敬姜婦人
也安得以文伯就公室鄭注云宗卿婦有會見之禮案魯語文
伯母如季氏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
皆非吾所敢言也況公室君卿大夫所在而欲就之豈非野言
耶趙策史記平原君列傳新序並云樓緩曰公父文伯病死其
母不哭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
二八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婦人厚蓋定五年陽虎囚
文伯又逐之奔齊哀公三年始復見於魯方逐文伯時孔子在
魯定十三年孔子去魯或文伯已反國文伯世臣非被逐不得
棄宗廟從孔子外遊敬姜言孔子賢者文伯逐而是賢不隨則
文伯素於賢薄所謂逐於魯者正指文伯所謂是人者正指孔
子賢人也孔叢子記義篇采之誤謂文伯不隨孔子又益之云
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

譽己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尙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嗚呼王肅之悖也孔子未嘗逐於魯且世臣隨賢而逸則是不孝非儒者所宜言也故論敬姜事者國語之外俱無取焉

釋小補楚語笄內則總角義

小妻曰妾曰孀曰姬曰側室曰邍室左傳注曰次室金史海陵本紀曰偏房列女傳云不妒偏房曰如夫人曰如君曰姨娘均言似妻曰姬音怡娘曰旁妻曰庶妻曰次妻曰下妻曰少妻曰細君曰姑娘少女也曰孺子曰小妻曰小婦小妻漢書倢伃傳小婦元后傳曰小夫人釋法顯佛國記或但曰小小者幼也易說卦傳兌爲少女爲妾后於王夫人於邦君皆稱妾論語則云夫人自稱曰小童然則妾者少女小童也或曰秦穆公夫人自稱婢子則妾爲婢子曰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此非古文也左傳正義釋文皆言古本無是杜注亦不得有後年婢子侍執巾櫛注云婢子婦人之卑稱若此有文不應舍先注後故知夫人不稱婢子也然則懷嬴固稱婢子矣曰懷嬴聞房暫言不拘禮稱也後年季隗云我二十五年矣懷嬴云何以卑我亦聞房暫言不拘禮稱不依我字立義故亦不依婢子立義也童者奴也知小童是少女非奴者史記伍子胥列傳卑梁兩女子爭桑楚世家作兩小童吳世家及呂氏春秋察微篇作處女然則小童者少女也妾名緣於接而義歸於幼聖賢之道謙幼古婦人稱妾魏晉至唐稱孥兒皆取幼小又稱有難言者則必通之陳乞難言其妻則曰常之母後人以妾有主名難言之

改稱兒猶戰國及漢初人稱臣後改稱僕僕卽臣知兒卽妾今民婦見貴官曰小婦人卽妾義幼小也妾若小童憧憧然無所知故后夫人以鳴謙或曰稱妾者謙賤也案記云王侯有妻有妾各有其位謙不得替位陵下且不當於他男子稱妾故知妾是幼小通義也或曰大夫有家老天子之老謙與后夫人稱賤同曰此則異也天子之老正是美名非謙也且不敢代天子謙也非正妻亦有大者王有世婦比大夫其小者漢書藝文志中山王孺子妾歌注云孺子王妾之有名號者齊策云王有七孺子韓非書作十孺子又韓非八姦篇云一曰在同牀貴夫人愛孺子是也左傳哀公三年季桓子卒南孺子生子謂貴妾注云桓子妻者非是秦策亦云某夕某孺子納某士漢書王子侯表東城侯遺爲孺子所殺則王公至士民妾通名孺子合之小童知古人謙在幼小小婦小妻尤以小爲義也楚語云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內則云妾雖老笄總角拂髦謂笄而猶總角妾有子而笄然猶總角者以別於妻若子期所謂笄則不復總角笄者卷髮之簪如男子有冠韋昭注云笄內子首服衡笄也詩副笄六珈傳云笄衡笄周禮追師鄭注云衡垂於副之旁當耳其下以紘懸瑱是前人步搖今謂之釵簪釵皆成婦之飾古兼言之詩獨以笄稱夫人知八妾皆有總角以表幼小內則注以角字爲衍恐未然也笄比男冠總角比男兩髦八妾若不總角則笄何以異於夫人民婦皆笄而貴人妾猶總角者猶庶人皆冠而奴僕至老無冠

漢書言文帝憐罪人無髮賜之冠奴皆髡鉗如季布貫高孟舒田叔皆髡爲奴髡奴故無冠自文帝時奴始有冠妾亦笄而不總角歟內則爲文帝以前書鄭君東漢人見漢制無可況因疑角爲衍文此又事與時可互證者歟宋陸佃疑總角爲不足當君子之意角字非衍而不得其證近方氏苞非之云女子十五笄既嫁豈尚總角以陸爲謬不知本文是妾陸不謬也自漢時妾不總角然猶妻冠妾髻宋時未廢詩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本童子及冠者具父母之飾而宋史五行志以理宗朝削童髮留鶉角爲服妖此又論世修史者不可不明經學歟子期妾不果立則至老猶笄總角宋史輿服志云婦人大衣長裙女子在室者及眾妾皆褕翟則妾與女子在室者衣同是知幼小爲妾

本義幼卑則長者爲尊而世易俗變稱謂亦或不同婆老母也娘少女也而輟耕錄云江南於婦人賤之則曰婆娘說文嫗母也而廣雅釋親云妻謂之嫗南史袁昂傳云我無少年老嫗則以謂妾說文嫗下妻也易歸妹以須釋文陸作嬬李衡義海撮要引陸希聲云天文織女爲貴須女爲賤左傳昭十年注引星占云婺女爲既嫁之女織女爲處女婺即須不應爲賤故廣雅釋親云妻謂之嬬嬬須同也以爲小妻則小妻中之長者耳因習之致蝨簡不詳其因緣通生以常談證之居然可覩愛古人尊長謙幼之意有益禮經爲展轉申說焉

君使臣以禮解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以忠禮非儀也晉女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譏魯君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不圖其終爲遠於禮見昭五年左傳齊晏嬰爲其君言陳氏之專亦曰惟禮可以已之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禮者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姑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不自專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見昭二十六年左傳晉女叔論昭公齊晏嬰告景公皆痛心疾首之言孔子事定公墮三都欲定其禮禮非恭敬退讓之謂孔子告景公欲其君君臣臣若使定公承昭出之後慕謙退之儀是君不君矣天地間容有迂議然非孔子之言也

論語社主義

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此非張侯論蓋古論作問社主集解引孔安國謂問社樹此師說失恉案社自有樹周官大司徒職云邦國都鄙設社稷之壝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封人職云設王社壝爲畿樹而封之白虎通云社所以有樹者使人望見卽敬之又所以表功推其意以封國時所樹故曰表功檀弓云古之侵伐者不斬祀注云祀神位有屋樹者左傳云陳侯鄭木伐并堙是近神皆有樹不獨社然也說苑奉使篇楚使問齊大樹以立國久朝社樹大故孟子譏時人徒以喬木爲故國莊子人間世云櫟無用則爲社淮南說林訓云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韓非外儲說說苑政理篇並云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皆其證然社有樹此論語哀公不問樹也魯論語

本正作問主鄭通齊古學見集解序始以社主注魯論禮記正義引白虎通云論語曰哀公問主又云亦不相襲宗廟之主知不關社主釋文及初學記並引鄭云主田主謂社也知魯論無社字鄭見古論有社字故通之春秋文二年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張包周等並以爲廟主是古論問社孔謂社樹魯論問主張包周三說見禮正義引白虎通何休文二年公羊注杜預文二年左傳注皆以爲宗廟之主惟鄭合齊魯古說謂是社主其說最通古者祭必設主小鬼神則棲之於樹社以句龍配配者有主不應社神無主以周禮田主概之也軍出取社主以行小宗伯所謂大師立軍社奉主車大祝所謂大師宜於社立社主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定知社主非樹矣淮南齊俗訓云社祀有虞氏用土夏后氏用松殷人用石周人用栗鄭注周禮小宗伯云社主蓋用石賈公彥謂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案鄭以軍社立主不宜空社而行當如守主有石主社故以土爲壇石是土類或鄭琢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社故以土爲壇石是土類或鄭以所見況之又或鄭以禮行軍取遷廟主則社取殷石主非謂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主用石賈疏不曾明鄭意也魏書禮志云天平四年太社石主遷于社宮則其時社主用石正是漢世山陽俗法謬承用之唐書儒學傳張齊賢云太社石主周田主用所宜木民間之社非太社也均由不得鄭旨說文引古義大夫石主社秩上公不用石明矣又藏主石室左傳莊十四年正義

謂慮有非常火災而郊特牲言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藏社主於壇中石匱後世埋石不爲匱號之爲主而謂木主爲神牌民間自以樹爲田主王侯自以木爲社神主名異實同也白虎通及魏書劉芳傳並引尚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凡作主之木夏陽城取松殷薄取柏周鎬京取栗侯國社主用木依京師凡主皆然也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明周社樹非栗又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若皆樹栗則天下皆栗社栗野何勞名之是知說論語者不得引大司徒而論語所云問主義正問社主義通問社樹定非也

管氏三歸義

論語管氏有三歸集解苞云三歸三姓女案東周策云桓公宮中有女市女閭七百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說苑則云築三歸之臺自傷於民集注取其義毛奇齡極訾之說苑新序者雅記所不盡載彙存其說故事多兩見佳書也北魏太祖以與經典正義多違失別撰新義三十篇則類書也會鞏校書又極舉劉失皆爲不達說苑所以改三歸義爲臺者取三姓女則三內子當曰不知禮論語於反坫云不知禮於三歸云不儉故存其異義非謂其必是也漢書地里志說管仲取三歸卽不用其義韓非子外儲說云管仲言臣貧桓公使有三歸之家三歸者諸侯禮也論衡感類篇亦云三歸反坫諸侯禮也不聞諸侯臺名三歸三姓女曰三歸者據左傳魯文公有二

妃敬嬴齊桓公有三夫人邾文公有元妃二妃鄭文公有夫人芈氏姜氏（僖二十二年）又娶于蘇（宣三年）陳哀公有元妃二妃下妃則諸侯本具三妃禮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僖公二十年公羊傳云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故曰三宮諸侯之禮卿大夫士則一宮禮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也白虎通云卿大夫一妻二妾一妻則一宮喪服小記云妻祔于諸祖姑妾祔于妾祖姑又云婦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于親者是三人各居一宮二妻二媵也哀公十年左傳云衞太叔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嬖于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管子則三人者皆爲妻列女傳云衞君死弟立謂夫人曰衞小國也不容二庖今管子則有三庖古者夫家餘子受田懸殊

立一妻則多一室家禮節之費桓公夫人三人有如夫人者六人管子有內子一人有如內子者二人以卿大夫一妻二妾之制推之管子家有三宮之費故論語曰焉得儉言其費三倍於人雖欲儉而不可得也管子三宮以名近君諱之若爲前後三娶者以爲此三女歸於我也後人就其實則以三歸爲諸侯三宮之禮禮運云大夫具官非禮也是爲亂國論語亦但以官事不攝爲不儉則亦不得以三歸爲不知禮矣管子權脩云地闢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賦斂厚也八觀云臺榭相望上下相怨也管子之法不輕用民力若好色則與百姓同之故桓公令男二十而室女十五而嫁臣乘馬篇諫立扶臺而小匡篇言好色非惡之極則管仲實不築臺以傷於民或曰紂有鹿臺之臺

所以聚財古錢有歸貨山至數云散棧臺之錢於城陽鹿臺之布於沛陰三歸者三臺錢如此則是聚斂非不儉正義不可易也

徹足用義

論語一書孔鄭俱有注何晏刪削探撮之使無一義全者甚可悼也哀公言年饑用不足用者布縷之征力役之征民有食而後能輸賦役有若請留民食以裕國用蓋徹者米粟之征言徹則年饑之民庶能足食君孰與不足用也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亦言民足食則賦役之用供故爲豐財之禮荒政務在使民得食君卿從無年饑不足食之事惟必欲取二則民散賦缺不足用耳大司徒荒政十二曰薄征故有若於饑年言徹足用此籌國老謀至計蓋用非米粟也徹非賦役也明乎此而有若忠愛之意始見注義見削魏晉以後不講字義不知用是何物乃爲君民一體無刺無舉之言一若哀公迫於咨訪而有若引他語以拒之者

鄭聲解

論語云放鄭聲又云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樂記謂鄭音好濫淫志衞音促速煩志此或得傳古音如此孔子不言放衞聲則鄭非指鄭國釋名釋州國云鄭町也其地多平町町然也白虎通云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釋名就新鄭言之白虎通就故鄭言之必不相應也今按鄭對雅言之雅正也鄭從奠下也定也重也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

音春秋昭二十年傳所謂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以相成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疎以相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昭元年傳醫和言先王樂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和平今其聲鄭則莫定專一沈下滯重樂記所謂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乃不變不成不濟五降後之淫聲狄成滌濫而民淫亂正莫下之謂鄭從莫聲莫亦義也鄭重乃主定慎重之義申之則謂鄭重爲頻煩之意也

孟子然誠有百姓者義

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以羊易牛百姓以王爲愛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趙注云亦誠有百姓所言者謂此言當有之朱注云亦實有如百姓所譏者謂此言亦不謬今案然誠有百姓者乃不相解說之辭如云然竟有此等說者故孟子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王此言異之也晏子春秋諫上云麥邱封人祝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誠有鄙言竟有如此鄙倍者亦異之也呂氏春秋必已云子貢請馬野人不與鄙人往說之野人相謂曰說皆如此其辨也獨如鄒之人野人心以後說爲辨可爲法乃獨有如鄒者子貢之不辨亦深異之誠有鄙獨如鄒之人然誠有百姓者三語辭氣同也然則王曰然矣何云異之案公孫丑篇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

烏知其不可也其云然亦異之也孟子曰然王曰然二語辭氣同也此文孟子謂王無異之牛羊皆當不忍王言我非愛其財也而易之以羊則宜百姓謂我愛我非愛其財爲一句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以我爲愛也一句蓋言易之以羊則有害於不忍至此始以百姓爲宜而不異之知然誠有百姓者之爲異之也

緝字論

漢人言緯識非聖人所作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貽誤後生今檢五行大義釋名引元命包云水立字兩人交一從中出者爲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女陰陽交以起一也開元占經地名體引元命包云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易變化含吐

應節故其爲字土力於乙者爲地此眞鄙誤日名體引元命包云四合其一者爲日太平御覽引元命包云日者口合其一又云兩口御土爲喜又云屈中挾乙而起者爲史又云仁者情志好生人故其爲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爲仁又云八推十爲木八者陰合十者陽數亦不可解又云十加一爲土廣韻十月引元命包云罰言爲詈刀詈爲罰初學記引元命包云人散二者爲火說郛載元命包云廷尉立字士垂一人以篆形言詰屈折著爲廷示戴尸首以寸者爲尉言寸度治法數之分惟尸稽於十舍則法有分未詳故爲尉示與尸寸一切經音義分別業報略集引春秋元命包云荆字從刀從井井以飲人人入井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畏慎以全命也故從刀從井也月令正義藝文類聚

並引說題詞云星精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下生也法苑珠林引說題詞云天合爲大一分爲殊名故立字一大爲天太平御覽引說題詞云哈之爲言口含也別字又云西米爲粟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又云黍者緒也故其立字禾入水爲黍又引考異郵云其字虫動於凡中者爲風注云虫動於凡中言陽氣無不周也文選西都賦注引春秋漢含孳云劉季握卯金刀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刀擊秦柱矢東流顏氏家訓書證引春秋說云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云二在天下爲酉其言或是或否緯直記之而已漢以泉爲白水董爲千里草魏以角爲刀下用秦以田斗爲卑晉以亨爲二月了恭爲黃頭小人宋以劉有兩口齊以

桑爲四十而有二點梁以瑱爲一十一十月一八又以侯景爲小人百日侯景以侯爲天一人周以宣政爲字文亡日隋以業爲苦來唐以元吉合成唐字李爲十八子遼以永爲潢土二水史皆記之緯記言而已豈能日持六書之義執談字形述謠讖之人而一一代之改訂也隋志言東漢俗儒趨時增廣史緯之體應爾不得云俗儒趨時也

婦姒義

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婦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婦謂長婦爲姒婦儀禮喪服傳云娣姒婦者弟長也注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婦謂長婦爲姒婦義本雅訓知傳所云娣姒婦弟長也者謂娣弟

也姒長也古人解經皆如此疏云弟長也者二婦互稱年小爲
婦假令弟妻年大稱姒兄妻年小亦稱婦也左傳聲伯之母不
聘穆姜不以爲姒叔向妻生子其嫂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
是據婦年大小不以夫年爲大小衆說皆合又據禮云婦人坐
以夫之齒則爾雅所謂嫂婦與婦姒分別言之嫂婦其位也婦
姒其年也禮本人情必各遂之其義始備喪服傳弟長也弟一
作婦其義則同敖繼公集說據之以改鄭云婦長也者釋婦爲
長婦也如此則爾雅不合且傳不應云婦姒也者舍姒不說是
敖之妄由不知古傳文例又不讀爾雅方氏苞見其改鄭卽大
樂之且申之云疏與傳違亦乖注義注引爾雅亦與本經及左
傳相反云云殆皆由醉之言

說文重字攷

說文口部吹噓也欠部吹出氣也口部吁驚也于部吁驚語也
口部否不也不部否不也口部右助也又部右手口相助也放
部敖出遊也出部敖遊也心部愷樂也豈部愷康也土部塗涂
也水部塗涂也皆同字同義分見兩部水部滄寒也从水倉聲
仌部凔寒也从仌倉聲實亦同字同義（一本木部有閑北宋小字本無）其他重
字見部㝵取也彳部㝵爲古文得字革部鞔防汗也鼓部鞔爲
古文鞔字刀部劃錐刀曰劃也畫部劃爲古文畫字欠部歖卒
喜也喜部歖爲古文喜字口部呿山間陷泥地也徐鉉云水部
呿爲古文流字重出今本沿爲古文流字同部自有沿爲緣水
而下也心部悍勇也攴部悍爲古文姦字人部禾古文係字子

部矛古文孟字又有或从重字手部挛擁也糸部玿或加手作
挛欠部歇愁貌口部呦或从欠作歇水部洭河津也口部喢或
从水作洭心部悊敬也口部哲或从心作悊㠯部院堅也宀部
寙周垣或从阮作院木部槾朽也金部鏝或从木作槾刀部劇
判也支部敲或从刀作劇木部柅尼聲實如梨同部屎或尼聲
作柅足部踞蹲也尸部居俗从足作踞其古文或从或聲及俗
从之重字可以假借通之東部東日在木中木部杲日在木上
杳日在木下東部重東爲棗竝束爲棘此可以會意通之木部
棗爲辛聲梓爲宰省聲衣部[redacted]爲龍聲龔爲龖省聲此可以形
聲通也其李古文作杼又作㮚或作晢是所从及聲同而
位置不同者止是一字而棻爲判木柝爲屋櫨含爲嗛吟爲呻
衰爲褒袍爲襺卜爲卜問疑占爲視兆問旰爲晚旱爲不雨暗
爲旦明暑爲熱懸爲愛慨爲忼慨忠爲敬忡爲憂恭爲肅悰爲
戰栗怡爲和怠爲慢慔爲勉慕爲習愚爲戇愚爲戇傲爲亂怒
爲恚拳爲兩手同械拱爲斂手批爲捽掣爲積衍爲溝行水衍
爲水朝宗於海沓爲語多沓沓汩爲治水妃爲匹妀爲女字古
从十口爲故叶从十口爲眾之和同但位置不同便異音異義
於六書之例未知云何又皿部盟盟同字則省不省同也而草
部茵从囧省又蔪从囧人部倀从采省傑云古文采不省采云
古文孚俘又从孚則省不省異字水部漢从難省而俗灘从難
皆理鞏類之難曉達者亦展轉取義兼收眾師說不能同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三十九終

海甯蔣廷黻
善化劉鉅校